



玫瑰先生文集卷九十六

四明樓

鎬大防

神道碑

資政殿大學士妻公神道碑



無底不抄

聞之亦既所議愈密外建罔測公又上疏極論  
雖密謀入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惶惑友在  
方為臺端主議甚力公日以苦語功之且曰今  
日大將為誰計臣執任正使以殿嚴當之能保  
其可用乎開禧改元六月除右正言兼侍諸首  
論廣畜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季士待制三衛管  
軍各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  
緩急八月除大常少卿兼中書舍人閏月真  
除今丞相史公樞密宇文公同省每會坐親見  
公力砥文在用兵之說會有旨令宰執侍從臺

諫集議公篆形於色略不少愛聞故以公宣諭  
荆襄公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歆聞也  
啓蒙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春初卒以此去四月  
聞諸道遊兵謂善者矣无所施身惟晨香致禱  
願大佑國家以妾邊竟及聞泗挺愈增憂厄且  
曰若司此成功以攄高文之宿憤老臣雖死必  
幸請官尚何言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未几  
還朝德望益隆鸞鶴精神照映朝列人莫不想  
聞風來見上首論三子贈至公始可以服天  
十叔臣以私意橫主敗國殄民今惟當行以至

所徵極膏庶不為小人欺隱又稱至再三上  
以皇太子春秋鼎盛欲使與聞廟論語知民  
瘼命日侍所朝宰執並兼官官仍時赴宮會議  
公為宮端恙思所以裨助遂取舊所著歷代帝  
王總要一出如以潤色上下三千年間召道之  
汗隆治效之優劣綱率領挈然畢陳俾以為  
之序以備參典之餘可用考訂儲扁尤以為要  
覽將以飛煌求言公奏和議角成先務安靜葺  
鐫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  
國威人謂臺諫論奏以為月課茗政有關夫人

有非賢或除授之不當患在不知、之則恐去  
之不亦當隨言輒言元嫌於數所論皆切於時  
既登兩地當年七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瘡方  
深弊蠹紛然公弥縫協恭禋贊為多重愷名器  
特衝法度進退人物自言可否不市私思不避  
嫌怒有奉旨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歆仕除公  
曰如此則有勞者何以功孤寒者何以伸若至  
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任而例以陞朝官  
賞陳乞封贈公曰士大亭勤一第非通藉不能  
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斷不可行嘉定二年

公若曰私恩未報首為收引私儲未復且為沮  
抑一涉於私人心將无所觀感矣次論兩淮招  
集取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  
其勤惰必為後害仍請儉提叔臣內侍等所藉  
家賞專為養兵之助天顏說穆玉音嘉獎曰  
太子尚小煩卿教導待卿久矣公謝以衰莫老  
昏恐無次補儲德上曰昨已除詹事犹未知  
邪皇太子念公最篤嘗親出問安否以多事  
未果發聞公來歸問信路繹仍致前書以示小  
志之眷自是簡注尤深而東宮愈加愛重矣

公在廷部守法革弊吏鈐為請有里人故任天  
官喪未卒而子赴調公謂後既冒法禁而部胥  
亦之間即撻數更使之治葬而後來聞者越之  
上望治甚切公奏古人為國之心頃刻不忘而  
聖治之誠未嘗以自月冀夫子先歆速之戒誠  
以維持成就非可亟國而驟致也又言有奉貴  
公乞下敕部其朝官親族有赴廷對者並予免  
差御試諸位官以絕異議嘗繳奏海巡入宿親  
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惠旨太濫乞收復  
未及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 上雇宰臣日

八月臨軒行 皇太子冊命公揖中出令讀冊  
於廷百辭願所九月明堂為禮儀使前導趨拜  
九少壯烈 儲君與公俱生于癸丑雖相去一  
日子而生日同在仲秋先後才五日賜生餼詔  
曰九秋風露之清襄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  
板者儒固已完甚是年七十有七盛典得儀適  
聚旬淡間都省後堂久不講祝頌之禮公首當  
之貢園方按鼓吹嚴吏警湯五使同坐堂上正  
用公之生朝公退而慶以詩公與諸公皆屬私  
尤為晚景一段美談冬再納祿子允三年五月

以待兩感疾復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既老  
猶起海濱留侯致病疆輔太子公弗敢復言益  
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上猶未許  
方形詔旨云年雖老矣初未聞智慮之昏志方  
浩然亦未是精抑之憊公復叙四說以進懇請  
不已皇太子又遣宮寮勉留而去竟堅決除  
資政殿李士知福州力辭提奉臨安府洞霄宮  
以歸近見親故上家燭黃寢復康彊尋上林致  
之請忽感微疾猶取表奏展閱檢視命筆書偈  
雇諸子曰大期迫矣勿以藥來是夕遂薨實白

年十一月辛酉也享年七十有九累官正議大  
夫除買政殿大李士致仕爵至嘉典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陸伯戶因史實錄勅  
令會要皆嘗提奉纂修道奉聞上為之震悼  
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旌以東宮徹章加  
贈特進賞延卹典如制皇太子贈奠加厚可  
謂哀榮矣娶徐氏大歲府典樂申之曾孫封異  
郡大人先公四年卒子三人紹曾迪功即紹則  
從子即紹晡承務即公參檄俱監西京中嶽  
廟女一人適故朝請人夫直煥章閣知慶元府

程準孫二人績祖承務即知于潛縣丞同祖尚  
幼女三人長適進士史沾次適承務即監兩浙  
轉運司度元府造船場程端節次適進士魯之  
績曾孫一楚孫女一豆年三月甲寅葬公于嘉  
興縣履仁鄉東列之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孝  
而家訓尤嚴親聞公言初弟彛親少師戒之曰  
得官誠為可喜然為官正自未易尔其謹之義  
方類如此文禾與輔郡紹興間寓公寄客多時  
莫賢朱少卿自号巖壑最為名勝次如董公弼  
大將方公侍郎務德滋方景南雲翼稅舜俞師

老艱仕道仔間又務德滋皆源流前輩詞章政  
事季間論議各有所長公從之游聞見益廣所  
著諸書悉有功于後季既以此癸身又自初筮  
歷官所至可紀逢辰雖晚奮膺已高擢用甚峻  
而士論遲之主暮日隆注堯大用皇太子坐  
情官寮雖在遠外念之不忘惟公侍資善最久  
輔導最勤雇遇尤渥然方居急流而抗議以沮  
叔春翩然求間不復雇忌一歸若將終身焉憂  
國一心耿、不少受再為圣主一出于霄直止  
遠三愈偉老而益壯然用之太晚老未及而疾



困之性篤孝友少師囑公以二弟模季兒相若  
愛之固深姨未冠而孤抚育刻飭率為善士近  
歲先卒胞恩贈官詔特從之嘗命諸子以遺澤  
任二弟之子居鄰以誠接物不取錄師是非狂  
直判於語下不為後言人雖揮而服之周貧濟  
急尤篤姻党生理素薄輸送自同編民門无雜  
賓必无敢于以私者故戶僅底風雨既歸闕犬  
室于左以東官所出一軒榜以良題朝夕游  
處足前殆不容旋馬請裁若小日犯而樂善好  
賢稱獎人才不遺寸長又訪問賢能政列姓名

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必不欲人  
之知也近時少學日微公素耽嗜字源于錄周  
意最深好之者始知其為工作字通美日草俱  
勝隸古小篆動皆有法下讀人多藏弄扁榜必  
所在宜之公初來我公而同季李吏部全俞嘉  
言同在宗寺出班馬字類政公之意俾為序引  
則知公之相予有季矣既老復來公必賜深而  
歸會當集議頒蓋於政事堂了見如平生欢同  
入兩地協心无間緣政餘間商榷古今論文說  
待办时出法书各昼請談從容温然如春事有

不可割毅不回久而益敬真畏父也執別而歸  
去同時往來墨猶未乾而外間云之痛固非  
稠人比既受銘文之說偏以多病心志凋耗筆  
斲既不能發以潛德終有媿于公云銘曰  
委之得姓實本東樓在從為劉自建信倂徃傷  
厥初及因避鏐累葉嘉禾美豐德修惟公因器  
河圖天球文以癸身仕季俱優五朝正色告后  
嘉猷寔登要津貴名日休叔姦要國欲桃旣衰  
債帥總帥妾人運籌衆莫敢言徒懷私憂公獨

抗論力過狂疏六月出師石爍金流人厭終締  
士困膏梵僅取邊壘捷出置郵自謂破竹期巧  
於秧老師致寇氣索語偷几如鄧騰歆奔涼州  
謂公立異屏居林立一偃不容衆若競味初謂  
沮軍末乃思委元惡既殊旧德是求回皓來漢  
二老歸周間于兩社克壯其猶祠宣協恭厚德  
鎮浮飢饉寇懷瘡痍夫瘳強終調焚相与皆誼  
勢方向平公去不留哀榮雖備急景已通典刑  
已矣後孰与俦殄瘁悲深為銘諸幽尚尔後人  
先烈是伴

會 公 不 抄

玫瑰先生文集卷九十七

神道碑

四明樓

鎬大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神道碑', '四明樓', and '鎬大防']*

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先祿大夫曾公

神道碑

宋興崇尚儒術振起一代之治直史館贈太師  
密國公南豐曾公致堯以文鳴當世直道止言  
事太宗真宗為名臣是生博士贈太師魯  
國公易古有文章政事材而往不合為文十餘  
萬言又著時議十卷荆國王文公忠其墓蓋昔  
稱之六子皆登進士第達者三人曰鞏為中書  
舍人以道德文章名世孝者宗之号南豐先生  
曰布位宰相謚文肅曰肇終翰林太子謚文昭

當元祐盛除徽皇初政再為祠臣氣節論議  
尤挺特卓偉名儒如上蔡龜山俱謂端嚴者大  
臣之風其後如最盛後六十餘年曾孫刑部侍  
郎炎與從弟吏部尚書喚相繼取世科同為天  
子從臣故家文獻表一時而南豐之曾益重  
于天下矣侍郎字南仲祖彊明春務取第奉使  
數道歷知高部軍舒州南強任終承議郎贈左  
中奉大夫父協季十九以詞賦魁曾益一上不  
第則故古著書有雲莊集於世終朝奉大夫  
知永州贈正奉大夫自文昭三世皆娶強氏文

憲公家永州始居湖之漉請公細警悟能言即  
知諫書正奉詔公曰吾家繇家魯二公至而祖  
雖皆取科第然師友淵源非止刑祿而已汝當  
志其遠且大者因銘其書室曰求已以勉之公  
服膺義方益自刻勵從名儒授毛鄭詩紹興三  
十年入太學端以註公應辰為司業深器之隆  
興元年賜廷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恭州海陵縣  
尉兼主簿時虜騎騷擾所在寇攘官吏多解散  
公曰巡微職也吾其可去乎乃廣為榜諭以安  
集之親捕劇盜數十輩不以賞格介意而言於

理官兵燬之後宜從矜貸類得未減臺郡爭論  
薦將羅致幕下竟守職不就秩滿以闕迹及酬  
獎循左儒林郎調徽州教授篤意教養更新季  
官課試精密有自旁郡執經席下者奉二殺就  
卷与其季受俱公立三樂齋以見志丞相周文  
忠公必大參政李忠文公彥穎繼為禮部侍郎  
與當路交上京削垂滿丁正奉憂服除再為溫  
川教授如所以治徽孝者凡經指授皆為時名  
人淳熙八年改通直郎知建康府江寧縣百轉  
奉議承議郎江寧軍民雜處治訟多章創公不

以利害回撓一意字民獄行屢空催科无擾致  
感具惠皆先期樂輸催排陞降悉得其宜至後  
有不俟差而願充者公先于暇時據前軍貨今  
嘉言善行与法令之所當守者為邑政總類一  
書講尽既詳故施于臨民迎田而解父老詣臺  
府借留參政子文惠公良臣師江東階監司大  
治最吏部侍郎沈公揆繼將漕天請亟加獎拔  
以為天下治包者功任滿命赴都堂察察十五  
年以昭堂恩賜終衣民魚十月幹力行在諸  
同糧料院 光宗覃恩暨季芳轉朝奉朝散郎

功 上垂意經術恪守祖刻叫納忠諫中遠私  
昵杜絕用例之弊申嚴賊墨之料遴選边將久  
任帥守傳印造以重楷券禁銷泄以羨銅不廣  
和采以厚邦儲獎通員以寬民力皆當世急務  
餘尚書五部郎中治左曾多躬理文業滯訟頓  
請九月充金國正旦國信使將行值 憲至慈  
烈之喪既赴境諭使去樂接伴納合厚之以定  
辭簡叔故京地前導奏胡伎公叱正之比押以妾  
者至執熙公避席不拜引又詰責往復論難竟  
去口宣賜樂等諸始就位授館燕山凡命宴皆

請去樂及罷燕射虜悉勉從使近未嘗道其子  
惟以講求內治諄々為上言之始文昭嘗使  
朔方增重國休及是有同公家世以南豐對講  
嘆名家者再知典刑之所存也四年以政事轉  
朝散大夫六月復除戶部郎中總領進西江東  
軍馬及糧諸郡賦本時入授欺移用其目寔船  
納運弊蠹特忌婚不失期者三百萬餘它物稱  
是師不宿飽公奏請不請路朝以兩月起癸且  
議賞罰上可之公復手疏層部約以不多為  
文書不遺吏率要東既定輸送以時凡部遵管

紹熙元季八月迁大理寺主簿以新制兼左評  
事究心詳諫稱為平允論對請選劇縣歲命近  
臣卒歷任二人以拔之元拘資格隨事旌賞治  
有殊請則待以不次又請申飭余賦征稅之禁  
利害詳明時論黷之二季八月除司農寺丞被  
旨扣余米石五十萬選屬吏之才者授以成算  
戒以苛取不趣而办三季轉朝請郎九月十母  
頌人憂五季十三月叔知温州慶元一季三月  
陞辭復由劇邑薦奉為令之識又請稽板籍聯  
保伍決巡尉之罷欽者求嘉号多士素服公倪

故教令所不職用功闕良田以贍本朔券諸  
院以匡廩其廢疾死者民產子矣而弗字月  
以公亦給乳哺者賞全活甚平二年秋末叔颺  
風淫雨海溢為苗樂清尤酷其舟筏容竭以濟  
捍之極意賑卹奏蠲丁糸數千緡水退修築瑞  
安石岡及平陽三斗門為東塘以殺其術皆使  
可久至今人賴其利公正身帥下細大畢奪載  
吏拊民以循良稱里社生為立祠且碑以絕其  
德于相葛文定公鄧鎮越及諸使者皆以最列  
三年轉朝奉大夫三年召赴行在所四月入對

進秩者面以奏剡授之競知趨功軍給以饒五  
年轉朝請大夫七月除直敷文閣補達路計度  
轉運副使首廉所部疾若民有被訟久弊而訟  
者夜匿不出乃成郡縣必兩造但集始乃予決  
自是良愿无擾姦无容欺奉詔上便民事公奏  
請奏部使者以翻許之多寡當否為縣令殿最  
許列賦稅不契券之首以單產去稅存之患二  
稅不許高便折估獄案以時奏報定物力造獄  
官多見施行又奏倚閣上四州稜負鹽本併免  
州縣所負正稅及虧收水合十有六万緡累歲



困于郡邑囚繫者呼舜散去而漕計視始至增  
錯百万悉付來者以寬氓征嘉泰元年三月詔  
入奏計因論屬縣楮克之弊謂縣有內外內縣  
于州取給故苗稅征高悉歸于州若外縣則俸  
給衣糧與凡支費不一而足今為郡者苗稅或  
緊輸于州倉征商或使它官吏侵復為縣者及  
籍以旁征巧取四行无忌小民赴訴郡不敢諸  
宜戒其交相規奪上嘉納之除樞密院檢課  
諸房文字歷右司左司郎中兼珣脩勅令官二  
季三月迂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歲中偏

君宰掾裨贊為多四月除起居舍人因直前奏  
事請搜奉遣逸長吏禮遣詣闕以備啓劄九月  
勅令所脩進慶元條法事類轉朝議大夫十一  
月除起居郎兼叔刑部侍郎同詳定勅令十二  
月轉中奉大夫尋改慕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三年四月除叔侍郎賜服金紫經進讀  
兩朝宝刻終篇轉中大天公持心忠恕臨事明  
審毋謂刑獄為生民之命必使姦豪畏法吏不  
舞文乃可言政廣右鉅商虐死其弟流竄逃歸  
輒從外臺民立後有計者下陳待閱實叔門諸

用事者表裏寺吏曲為道地從補文書肆為誕  
嫚公察其姦就付京兆獄吏求解万端公持不  
少貸且併劾商人罪卒以是去六月提奉江州  
太平具國官史院進 孝宗 光宗實錄轉太  
中大夫郊祀恩封曲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開禧三年轉通議大夫嘉定改元 皇上更化  
尽起故老工月公被命守婺未几改姑孰勇行  
枕郡適師旅飢饉之後勞來流徙寬隨節費政  
声徹聞至袂感臯肱疾会合肥擇帥詔以集英  
殿修撰移鎮公曰臣子君東西惟命今既屬

推奉其季又以正奉遺澤及公郊恩任上從子  
內外族嬖以至鄉党鄰里婚葬急難必賑而取  
焉待人接物謙抑有加而律已持正不可迴奪  
敬歷中外徇翔久之始登禁從既不得其職而  
去杜門却掃豁目數畝杖屨徜徉自号竟翁因  
以名菴晚季意狂簡默所造益深繇少至先好  
季不倦六经子史手自校定且以诸史傳記攷  
釋資洽通鑑讀于考異後短章大篇凡所述作  
率皆温潤典雅而楷法行草見謂精詣又憤言  
判好了者藏弄為榮有竟菴集与邑政總類藏

子家公既葬拾以校書郎陳君貴謙之狀來曰  
先君子于法當得謚將有請矣願先為銘詩表  
于隧道概念在昔先大師岐公初掌奏即正奉  
接武周行一特列院有子若弟多為新進士某  
于公可契既深襟期莫逆揖于西垣公丞大農  
俱奉親輿升堅展敬兩仕永嘉戴筆左滌皆有  
在前之媿及其起于桂冠公方奏最藩部同季  
生落如晨星日綏公歸以尉遲莫而公薨矣  
公長于公而歲亦豈久于世者死生契闊極子  
與悲哀類何足言文惟公不負文獻之傳故立

疾焉可胃為正免之章數上有旨輟行治姑孰  
如故雖益軍息民為國遂慮而疾日以侵求去  
益聖二季二月竟遂祠請復提奉隆興府王隆  
萬壽宮宗祀禮成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  
四季自為奏述出處大槩乞骸骨詔以通奉大  
夫仍本職致仕越數日薨實正月二十日甲辰  
也享年七十有一遺奏間以先祿大夫告弟官  
其後如格八月丙午葬于臨安府永塘縣欽賢  
鄉西路山先塋之次從所自卜也娶九江王氏  
封碩人克有令德善相夫子先十季卒子掄承

務即前監嘉興府都稅務。適承子即新知婺州東陽縣陳貴試孫仲良登仕。即公資稟純以器識越遠。子親盡禮。守家法妙。季決科安于平進。自海陵赴調。有同姓為聘使者。虜問其氏疾。自言蜀人。又閣南。豈後孰在班列。既歸。以吾于是朝廷。始加搜訪。時相意屬公。而公方欲從校官卒。故業遂為新安之行。不復以姓名通。未受代。三十六日。遭外谿。既免喪。或以銓制方嚴。歛為圖賞典。以補餘日。公亦不存。竟遲次。六季而前。奉者皆无恙。佑於勢利。迺如是。先世資產。

本朝使隣壤。挺一有裡。風烈詩云。誰其有之。是以似之。非公之謂。取銘其可辭。銘曰。惟曾受氏。曲列始封。舜霄之傳。望于南豐。立有戶部。子我二宗。博士繼之。顯不在躬。六子聯芳。弟上考功。德聖彰徹。曰文昭公。木厚深。寔生奄翁。季以求己。中積外充。早挹世科。奏最一同。翱翔周行。馭歷西東。伏節殊鄰。氣誓夷或。外庸既訖。從上法官。進難退易。老哲之風。至化更新。起于間中。申畀鉅藩。疾已內攻。施弗及才。奄其令終。西谿之原。父祖是從。後來方與銘。詔止窮。

攻媿先生文集九十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八

神道碑

四明樓

鑰大防

太師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謚  
文惠追封會稽郡王史公神道碑

奉 勅撰

高宗皇帝以 孝宗君德日就將屬以社稷妙  
選天下學行端粹之士以輔導之紹興二十有  
九年太師會稽郡王史浩以國子博士奏事殿  
中 高宗一見契合屬目送之諭大臣曰浩今

日有用之才也除祕書省祕書郎粵五日兼  
善安即王府教授受知 高宗被遇 孝宗實  
昉於此明年 孝宗封建王廷司封自外郎兼  
直講又明年為宗正少卿三十二年五月立  
皇太子擢起居郎兼左庶子六月 孝宗受內  
禪廷中書舍人兼侍讀十日為翰林李士知制  
誥八月參知政事明年正月拜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几罷改再與巨  
藩淳熙四年春召為侍讀五年三月復拜右丞  
相十一月罷仍侍經筵八年告歸得請一再召

見思齋采蔭每以老先生呼之

孝宗穆御重

華宮以宴處清閒思見舊季 以上皇為故詔

諭賜御禮明年遣幹辦衛藥院楊舜卿撫問趣

行命守臣以禮津發既入覲 孝宗廟公曰卿

輔朕初潛親遇朕建朱如陞儲宮登大宇兩居

相位三入經幄逮今三十餘年君臣相得殆非

他人比也五年四月五日公薨于里第之正寢

訃聞 孝宗 上皇震悼賻贈有加有旨以公

身居極品又為 壽皇潛藩日季贈卹之典宜

從優異可特追封自餘賻葬恩數並如陳康伯

例今 皇帝登極賜謚文惠親洒震翰書絕誠  
厚德元老之碑以賜焉且命臣鑰為之文臣以  
未奪待罪北門乃得對揚明命敷述盛美以詔  
不朽臣雖甚陋何敢辭竊伏思自古君臣以遇  
合為難而篤眷不替善始以終殆千載而不一  
遇也方 孝宗以 藝祖統系之遠承 高廟  
付託之重持公以所奪糾正替弼自其緝熙光  
明推而至于事親以孝事天以誠果不輕用刑  
不妄施人才盛多夷夏又肅孝宗健志述事云  
功承顏順色之愛刑于四海志于万世而又惠

顧帝師日篤日親昨我太師福慶流衍光大顯  
休追媿典謨 孝宗奄棄慈極公先之旬以遺  
表聞嗚呼豈偶然哉公諱浩字直翁世為慶元  
之鄞人曾祖簡祖詔父師仲俱贈太師冀國公  
曾祖姐葉氏祖妣徐氏妣洪氏俱贈冀國夫人  
曾祖妣葉夫人有遺腹指天自誓願得子以  
續史氏之桃是生公祖教之甚嚴以八行薦于  
朝積德垂祐履大其家仲子才紹興二十三年  
為簽書樞密院事公又繼登按路衣冠盛事莫  
尚焉公性穎異記誦絕人少孤自力於孝貫穿

經史理致起詣措詞持論出人意外表年四士始  
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紀興府餘姚縣尉尋為  
温州州學教授郡守張九成有重名待以國士  
諸生推崇之以中書舍人吳東僚薦除太學正  
迂博士改宣教郎自此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  
有也公替慮深長臨机輒斷早居若不勝衣而  
刺裁勇決毅然不可回推究往昔多先儒所未  
發引經履事動中要領遂亮南牧邊迂用兵  
建王抗疏請為前驅誓不與賊俱生公方以疾  
移告聞之亟往問孰為大王許誤矣國步方艱

父子豈可須臾離使唐肅宗能隨明皇幸蜀安  
得有靈武事 建王火悔立俾公草奏請扈降  
以供子取辭意懇到 高宗聞議出於公次日  
真王府官也廟堂方議以 建王督師由是不  
果遂從視師之行而內禪之意決矣 高宗將  
過德壽宮公議 嗣皇當乘馬扶輦 高宗諭  
公曰執鞭前導不足為法公對曰臣於肅宗何  
取父行而子隨萬世不易之道也 孝宗竟用  
公議 高宗數遣使邀還出皇城門而止既奉  
大改召宴禁中公奏臣均在翰苑雖暮夜宣召



可也。今居政地，非有中使不敢前。若恃恩奔命，非大臣體。孝宗深然之。嘗問當今施設何先，公白：「莫如保邊境，收人才。」前言卒次，膺張壽人望所屬。即日召還，又薦周葵、任古、胡銓、張戒、王十朋等。以次收用，公平時咨問，无下人物有所聞。密疏其實，且識言者錄為一編，皆於此乎取。又得全安節王、大宝周必大等三十五人各書所長，以聞。並為時用。嘗對德壽宮，高宗曰：「皇帝誠孝，卿輔導之效居多。今又得卿佐之，朕心亦安。」又曰：「卿為皇帝親臣，凡有規正，不可。」

回忌，賴卿悉力調護。公既推謝，次日又因奏事，言之上封事者多乞減任。子公請歲一試，且損其額。試者必習所業，以應詔，既不傷思，足以激厲。孝宗廟左相陳康伯議合，公因奏：「凡有所陳，皆先與丞相議，而後言。自是臣僚奏請更改政令，必先以示公，然後施行。嘗因諫擊鞠事，張燾共政退而曰：「相公愛君至矣。」燾又嘗語人曰：「參政今之隋輔，不可妄議。向來柄臣得君多，以威嚴脅人，史則不然。事多迫刃，而解志於寬厚。上前別白是非，甚明宰相器也。」康伯乞罷政。

孝宗批閱思禮已盡當與何取意蓋屬公也公  
即奏康伯前朝老臣不可不留以為重若其請  
未已必得 德壽聖諭可安其意是日 高宗  
賜以御筆康伯乃安職尋密詔公曰朕粗勤庶  
政然軍務民事未得其要若曠金璞玉方以卿  
為良又其世忘為公既相益思所以報 上者  
首言前宰相趙鼎參政李光之無罪大將岳飛  
之父寬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兄生廢者次第  
昭雪悉從之時外建都督府歸正人及謀者日  
衆公繼憂之而深察其能否故拔皇甫侗於境

外官胡昉於書生皆賴其用有滕忠信等八人  
運自山東自言已結集萬五千人可為內應公  
詰問再三皆無其實語塞汗下而退初已借閣  
門宣替舍人遂令赴督府張浚亦以其無證僅  
補承信郎而已燕人劉蘊古該通古今談辯如  
流一日濠州奏募到北方游手僅萬人欲以營  
田蘊古力請以抗虜時欲許之公獨謂此必姦  
人姑欲藉以及其國耳因詰之四樊噲欲以干  
萬橫行因奴李布枕以為可斬君得下人何以  
成功蘊古錯愕不知所對曰此皆無家必不為

朝廷留不如來其未定而用之公曰其家不來  
宜無固志不知君家何在蘊古曰老幼皆在幽  
燕自知失言戰灼父之後因刺探事宜私遣僕  
歸燕僕以告遂仇誅吳璘以兵取德順捷至方  
議行嘗公奏諸葛亮出師必攻陳倉及郿即今  
之鳳翔得之則可窺長安高祖出漢中正此道  
也姜維舍此而多出隴西狄道臨洮得之无益  
今乃蹈維覆轍臣恐遂失蜀矣宜勉諭其歸登  
命公即選德殷廬作詔令徹戎班師專保蜀以  
俟大牽斯頤而就討者明暢 孝宗閱之曰

它人必不能道朕意奇才也既而吳拱王彥奏  
虜已扼璘歸路方募人往報璘亦勢迫問道以  
歸素字罷石正言公曰初政而遽去諫官何耶  
孝宗曰妄言 德壽官有私酤公曰陛下事親  
可謂曲尽然官中左右皆閹官有何知識若非  
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甚此者上怒少  
霽又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以為疑若暴其  
罪恐啓 兩宮之間願少頤之使其引去尋除  
直祕閣知温州自是益無纖介之隙張浚屢奏  
欲取山東公曰宿師于外守備先虛我能出兵

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知警動兩淮荆襄以  
解山東之急耶惟當固守要害為不斯勝之計  
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囑諸將  
之銳氣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  
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繼而大將李顯忠卞宏  
淵奏乞進兵公又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之命  
今不行耶後繼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  
孝宗以問公曰陳三說謂若下詔親征則無故  
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川邊搗師則無德  
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繕

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鋒欲奉德壽  
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方一虜有一  
騎衝突則都城騷動何以處之孝宗感悟曰  
都督先往臨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後言  
陛下嘗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公執  
不可退又以語公曰帝王之兵當出於全豈  
不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  
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也尋復論  
辨於殿上後曰中原久陷不取豪傑必起而  
收之公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

虜浚曰彼民間無寸鉄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為內應公曰勝廣能以鉏耨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亦能起則是虜犹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公不審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臣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喋血虜廷以雪大耻恭想震震寢膳不忘然通安則可以賑遠若大臣來附百姓不信而遽為此奉安保其必勝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於幕下新進之詩眩於北人誑惑之語是以有請耳 德寿豈无拔敵之心時張韓刘

岳各擁大兵皆西北勇之燕薊良馬犹不能進今欲以黷忠之輕率究濶之寡謀而取全勝可乎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閭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州之則進有關國復讎之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此臣區區素志寔天下之至計也督府之用款取之民公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外賊未必至民胥將自為盜康伯與公相顧同奏曰以款取於民臣等皆當丐退上為之給虛告五百道以康費浚又奏歸正人當優行之公以為不可浚康伯俱曰彼以善心至安可

拒乎公又兩入奏其一曰虜日為姦謀以撓我  
縱流民以困我而沿邊方以招徠為功數年之  
後蠶食既多國用益乏彼將及有怨悔之心可  
不遠慮乎固不可絕其內嚮之意其有至者當  
諭之使安土以俟恢復彼且無所歸怨而虜亦  
知國之有人豈應先為自戕之計其二曰棄實  
而務名捨近而謀遠見利而忘害願棄名取實  
以集火勳先近後遠以安邊副見利思害以杜  
亂萌言甚切至又與後言平時頗執鞭而不可  
得幸同事任而數日謀論不同不惟為社稷生

靈計亦為相公計相公養成名望一旦失利豈  
不有損威重後曰公言良是但後老矣公曰杜  
預輩有守吳之功而晉歸功於至祐以祐立規  
模而預竟其功相公若先立規模後使人藉是  
有成亦相公之功也何以身自為之後因內引  
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漸既而  
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知稟狀始知不由王省徑  
檄諸將公語康伯曰吾屬俱兼石府而出兵不  
得與聞則烏用相裁由是求去不已 孝宗曰  
何苦至是公對曰道德元老無如陳康伯忠義

慷慨無如張浚臣與之謀論俱不合諸將出兵  
而臣不知近習持憾而臣不去尚何待乎因又  
言康伯欲細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陛下子  
孫之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  
不得復望中原臣即日去國遂遠清光然卷一  
不忠不容緘默言訖拜辭而退遂以現文殿大  
李士知紹興府公力辭提奉臨安府洞霄宮以  
歸未及月而宿州失利喪士馬甚衆軍資器械  
不可計人心沮喪上降詔罪已而浚亦自劾  
去位矣初浚措置萬弩營及他所建請公應之

如響或問之公曰事力未備故止其進兵若邊  
防捍禦安可不從公既去其所奏請多不以時  
報浚亦悔之嗚呼公本欲修砥固圉裕民練兵  
雖不求近功而規模甚遠謀者不察雜然以為  
徠無意於事功惟知之者乃信其非苟為異也  
公卜居東湖之麓徜徉山水勝絕之地以奉親  
欢歲時賀表外不以一字至行在所後除四川  
制置使知成都府以親老辭月餘改知紹興府  
兩浙東路安撫使孝宗先公首曰卿前所奏  
陳如龜兆數計無一不驗後容賜坐訪以治道

公以求治太速，所言太雜，為對至鎮，為民與利除害，不可縷奉。越人至今德之。進檢校少傅，領保寧軍節度使。會洪夫人屬疾，思歸，力丐祠，不允。乃許謁告，迎侍未几，罹內艱。公性至孝，平西奉母甚周。孝宗素知之，在王府時，得上方珍饌，必以公遺。登位之後，問問動靜，以正旦賜酒肴，使為壽，持於洪夫人。生朝拜公為相，又嘗以御筆徑賜之，曰：丞相今日正謝，賜酒果為大夫人之慶。其歸，自帥閩旌，旋行前。公擁宸輿於後，人子之榮極矣。至是悲毀膏立，忍哀奉葬，纖恙

周備世所難及。前即吉數日，除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避魏王同鎮，改崇信軍節度。及入對，賜宴內庭，勞問加優。後三日，除開府儀同三司。公自言臣何功德，叨此眷寵。孝宗指心而言曰：於此甚有功。朕力堅固，心術明正，皆卿之力也。初過越，老穉迎拜，擁道有垂泣者。時方滋為帥，謂公曰：公去，此時有落錢十六万米斛四萬漕司，取充羨餘，遂為歲例。柰何公奏除之。至闕，甃山路七百餘里，葬旅襯以千万計，闢官舍以益青關，每事立規，四方傳以為戒。建劔四州多



不牽子戚獲則取於福與漳泉間公置田為莊  
貧婦孕育日有所給既使生齒益繁又免誘畧  
之害淳熙元年秋丐祠旋奉洞霄官後三年  
孝宗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  
文殿大孝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講頗聞有尺之  
者至兩降親批三遣金字牌又取尚書省移文  
封以付公不得已而後起抵都城聞輔臣譎英  
州及見奏曰陛下未嘗以大臣授嶺南矣  
國家忠厚之意此門恐不可聞孝宗唯他  
自語近臣曰史浩厚德人蓋深知前日事也進

讀 三朝室訓及真宗正說事關治體及當  
法 祖宗者必委曲援引開廣上心嘗宴澄碧  
殿酒數行步至清激觀机泉宣功無算至二鼓  
孝宗携于登橋又賜三爵命宿玉堂夜參半引  
雙蓮岫以送且曰此游不可無紀是夕公進古  
詩三十韻 孝宗和答之引陳襄故事薦石斗  
文等五人皆赴闕既再相 孝宗曰自葉衡罷  
虛席以待丞相矣與執政入謝 德壽官  
高宗曰卿再入相天下之幸也公以士夫留滯  
旅寓者凡八百人各隨其分處之為之一清初

相時蜀帥以昏錢獻公謂宜以依德風天下請  
以賜蜀帥後二稅是年紹興所獻復倍此 孝  
宗曰却之又有散失姑令封椿如何公對曰郡  
方困於和買丁錢願以代輸其半 孝宗欣然  
從之是年虜曆以八月晦為九月朔或言會慶  
節使人將先一日入境請治曆官公曰天道難  
測未知孰是而遽治曆官是自彰其失也但當  
諭接待伴使若使人渡江則當語以晦朔尚可議  
皇帝生辰則不可改先一日乃是 藝祖忌後  
若欲行慶禮當如舊期 孝宗以為當後皆如

公之言 車駕既幸太李公因請幸秘書省三  
衙皆與坐乃奏閣門舍人方以比館職亦當列  
於西廡崇儒矯弊皆有深意 孝宗謂公視文  
武如一為得大體十月諸軍以多闕額又有逃  
亡請得自招捕許之而並緣強取被累者或至  
斷指以求免都下洵：公飛奏盡釋所捕又為  
為首者送棘寺宣宰輔及樞密都承旨議罪欲  
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公謂未得其軍兵士  
可斬百姓陸慶童當坐流罪 上怒不以為然  
公曰 陛下恐軍人有語而百姓為可欺耶豈

不聞等死一國可乎此豈是軍人語上愈怒  
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同列相顧失色公徐進  
曰如時日害喪予及汝皆已豈二世事聞者縮  
頭而公不為動議罪既如初遂日求去位除少  
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兼侍講後有言慶  
童之寬者孝宗曰史浩蓋嘗力乎坐以求去  
至今悔之賜第城中出御製長春花詩酬和至  
再以示眷留之意又薦薛叔似而下十五人叔  
似召用餘以次收摺佑聖觀改建卽也孝宗  
嘗自北宮臨幸語曰去此十七年今得與卿

為豐沛故人之飲可謂盛事甘盤無此樂也公  
屢求歸時陳俊卿已奉祠八年二月除到建康  
府公奏俊卿年未及七十而去臣以七十有六  
而往豈不媿見吏民邪孝宗嘗自擬館職策  
極言取士用人之弊大安謂國朝過於忠厚以  
示公讀畢奏曰大祖不忍殺一不辜以得  
天下累朝仁德至仁宗而大備夫忠厚豈  
有過耶乞改曰一於忠厚孝宗曰非卿不能  
為此言五月始許歸除少師留至八月陞辭猶  
進八事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公嘗歷永徽魯

三國公於是進封於魏仍如魯公亮例入謝明年先降旨候至國門百官郊迎見畢對御賜宴用文彥博故事道中具辭再三奉俞音乃絕江公晚治第西湖之左裏兩朝所賜御書建閣以奉之因奏聞孝宗書明良慶會之閣以賜公謝不敢當孝宗曰古人願為良臣卿輔朕之父日間忠言深悟朕心尚何慊乎勅後苑造扁榜命中使馳賜之上嘗以舊李二字即改事堂賜公同列咸曰自古際遇莫盛於此請鐫諸石為省中榮規公又謝不敢既歸以名其堂

歲過誕日錫以金器者十四年八十又加器寶兩宮使命相望高宗再奉慶典詔以隨班上壽進太傅賜玉帶金魚踰月乃東上皇御極進大師降詔求言首及故老公上封事數千言皆當世要務重華之召引辭甚切孝宗誥曰今與卿皆閑人當衣褐見何必求免耶詔乘肩輿入偏門仍命孫定之扶掖特改京官朝退次詣重華孝宗從容謂公曰與卿復得相見既無嫌疑足可為度署計毋並言歸因奏陛下躬行三年之喪復見堯舜三代之盛

孝宗曰此皆卿平昔所以語朕者今日得以行之正如朕文公尺牘戚之情而吊者大晚矣自然及反命之一言蓋公平時專以忠孝二者發明聖孝謂父子天倫雖自有至性亦宜先意承志曲尽誠心後又屢奏欲報莫大之恩唯應尊事不倦使慈孝兩尽為千古父子之懿範垂之子孫永無極故孝宗不忘此言再對奏陛下君臣非徒使霑被寵光亦恐有一得之愚少裨繼明之治敢為四說以獻曰立天下之大本平天下之隱維收天下之人望伸天下之直

氣謂教皇子備夷狄奉人才受其言也太上垂听慰獎再三既歸之次年長子弥大以疾不起公起居寢衰後感疾危甚呼諸子及孫戒曰吾受國厚恩欲報無所汝等惟當世竭忠節以圖尺寸命左右取手藁遺表曰吾且死其以是進遂暝享年八十有九娶貝氏追封魏國夫人先三十九年卒子四人弥大故通奉大夫克敷文閣待制新知寧國軍府事贈銀青光祿大夫彌正朝奉大夫復直祕閣主管華州雲臺觀孫遠朝奉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孫堅通

直郎兩浙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孫大孫遠皆登  
進士第彌正孫堅亦累舉春官人以是服公之  
教子也女五人長適朝請郎新權登造永州軍  
州事陸祀次適從事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  
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豐謙次適朝  
請郎前通判湖州軍州事李友直次適迪功郎  
新荆湖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夏鼎次適  
承議郎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所公事王捕孫  
十二人宗之通直郎改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  
公事宜之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丞定之宣

義郎新知婺州蘭溪縣守之承事郎前監平江  
府糧料院安之迪功郎温州瑞安縣主簿實之  
修職郎監紹興府和首酒庫宣之憲之寓之寬  
之憲之宥之孫女十五人長適奉議郎新知建  
康府上元縣方叔恭次適通直郎新知名州鄞  
縣丞吳撲次適宣教郎前知湖州武康縣丞奏  
鉅次適宣義郎新監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稅  
胡綱次適修職郎新秀州華亭縣支鹽官王友  
元餘未行曾孫八人唐卿虞卿文卿夏卿商卿  
周卿漢卿顯卿曾孫女十人皆幼以其年十二

月庚申葬公于鄞縣翔鳳鄉吉祥安樂山合魏  
國之兆公盛德絕人備福與比輩嘗竊窺其大  
者性本至孝有不可解於心故為士時惟見其  
事親事長篤朋友鄉黨之義及出而事君則盡  
其忠謀國則竭其慮接物則極其寬臨事則務  
於恕匹夫孺子不失其懽心而義有不可不以  
死生禍福少變率自孝道發之君臣道合瞭然  
無間蓋近古人主躬行通喪自 孝宗始而公  
人以此事之其能不膠漆而固豈无所自哉  
孝宗嘗謂公曰卿所薦用人其間有負卿者亦

知之乎公頓首曰此臣所以振 陛下也臣所  
薦未嘗以語人亦不受其私謝故人人自以為  
得上意薦賢者臣之責用資者君之恩也嘗擬  
知湖州陳之茂進戒知平江 孝宗知之茂嘗  
毀公曰卿豈以德振怨耶對曰臣不知 怨若  
以為怨而以德振之是有心也莫濟作虐事王  
十朋行狀詆毀尤甚公薦濟掌內制 孝宗曰  
濟非諛卿者乎公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  
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公之寬厚類  
此人雖有不說然無物可以忤意古人所謂澄

之不清清之不濁雷震破柱而神色不動者猶未足道也公既極貴處鄉曲一如布衣時每以事親為未足又推本史氏積德累行之原自為之文時節誦於家廟上以報祖考之施下以勵子孫之習其用意篤矣事物之未不問劇易雖至難甚冗或連日夜廢寢食而精神酬應益有餘裕考其克勤小物凡事精密園館器用動出新意其在福晉中望之如神人而謙虛退然若無與者野服蕭散皆不以累其中此如万斛之舟容物有餘不見其多而經濟之業則用之

猶未及也而又居權之日少安佚之日長故牽世無怨無惡惟以鉅公又度推之生榮死哀無可憾者公屬文多立就雖老表章猶自為之有文集五十卷外集三十卷論語口義尚書講義周禮天官地官講義傳於世餘皆公之細也不勝書銘曰

於皇 高宗元開中興華 宋基業思永繼承 藝祖七世有孫神武是用付託潛宋之緒 高宗曰嘻帝命不易我儂圖之謹履輔翼 孝宗武文宗維承之雍 大師實維成之 帝咨臣



弼一本于李緝熙先明德修罔覺兩輔予政母  
輕黷兵母過取民母濫川刑言如著龜靡有差  
忒旁招多士寧我王國天地清夷中外晏然繼  
志述事二十八年兩官燕疑天寿平格三奉  
王扈四登宝冊召对德寿嘉帝之孝又曰  
太師輔翼之效帝謂圣父教誨之功臣亦  
歸美媚于高宗天用昌之耆艾康寧帝用休  
之禍祿寵榮孝宗乘雲太師騎箕君臣始終  
雖恨莫追有稱景命湯孫是纂廟瞻遺烈予以  
追遠錫之家碑孝宗有臣拔我天子詔尔

後人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神道碑

四明樓

鑄大防

少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  
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厲精求治久而不倦  
聖德日新老紹 祖宗宰相九十有五人明良  
會遇可謂盛矣其相為始全德備福亦未有  
如益國周文忠公者始公親見龍飛御名之立  
已嘗預議中間再以力排權倖沮其方用忤旨

六國略不少貶士大夫之過計者謂公不復用  
矣聖明洞照愈加褒擢遂至元宰任天下之重  
周旋密勿終替與子之決以孝宗之實審實  
聰公之明敏肅給真千載之遇而又事光宗  
於春官夾輔初政功成身退既掛衣冠抗被  
主上寵光者十年嗚呼其可謂聖朝之宗臣矣  
公薨之二年嗣子綸以書抵四明樓某曰先公  
既葬而隨碑未立謂某荷公之知晚而益深又  
嘗待罪太史氏俾為之辭且示以今參知政事  
李公璧所作行狀某不佞謹撫具大槩洎平日

宋今主上法令一新賢才並用必圖復讎盍  
為遠謀歸我二聖太母天眷復我土疆溝  
兄弟之好使南北赤子免肝腦塗地之若幸為  
替成大計思謀沈思曰侍郎言是也當達此意  
明年春粘罕忽來盛陳兵衛延入問曰使人來  
者數輩於吾所問皆未知對今乃遽欲議和決  
非南朝實情直侍郎私意尔公曰主上臨遠  
若非尋盟未復何為人衆能勝天一定亦能勝  
人惟公裁之粘罕不知谷紹旦改元乃以公歸  
議事二年秋入境有旨趣覲其奏羈雷曲折虜

情底蘊天語勞獎特轉右朝議大夫充右文敘  
修撰主管萬壽觀賜銀絹二千匹兩官其二弟  
二從子公之將婦曰洪皓母老請以所議侍之  
粘罕不從遂曠皓并書歸奏各授其家時劉豫  
犯邊和戰未決三年韓肖胄便還虜遣李永壽  
王誦踵至驕倨不可告語上聞之曰非王倫  
不辦此召問之公曰虜性貪但邀賂耳上問  
幾何時在御書院奏曰但得案上物足矣上  
聽取去几筆格鎮紙之屬皆精金為之公袖之  
拜以出徑入驛典道雲中時事且曰主上喜

見聞之實而書之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游道  
世為鄆州管城縣人曾祖衍朝奉郎祖詵左朝  
散大夫父利道以上舍魁登第終左宣散郎太  
李博士以公貴三世俱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  
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妣王氏俱贈秦國文  
人宣和中祖為吉州通判因家焉外祖給事中  
靚知平江府靖康元年公生於即治幼孤歸信  
州外家後及人陳持李太夫人躬督誦書率至  
夜公十三而太夫人卒公記誦絕人徒手入奉  
場有問者應如響文又工綴遂名厲書紹興二

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  
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以鄰史罷二十七年中博  
奉宏詞科循左修職郎建康府、李教授二十  
年除太學錄召試館職 高宗稱奏篇謂它日  
可掌制除祕書省正字循左文林郎三十一年  
改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三十二年五  
月除監察御史七月 孝宗即位八月除起居  
郎直前奏事 上曰朕舊見弼文有迹作進未  
必眷注之始也 侍立講筵奏功講非為分章折  
句止欲從容訪問以裨聖聰完治休兼編類聖

通津門楊子城公說統制官鄭建雄選健卒繼  
而出戰虜失利小却尉立功姓名為之謁都大  
守禦使孫傳傳置籍次第之公曰首戰獲捷  
行賞豈可緩邪願以便軍從事傳從之士氣十  
倍是以一楊子城虜攻之兩旬不能下十二月  
戊申虜自宣化門入公往廣景門見統制官渠  
慥曰事亟矣請速分兵扈法駕 上召見公宿  
禁中乞命慥將兵保東華門班直將宣寺率眾  
聲言奉 皇帝奪方勝門以出實欲劫內帑公  
復乞以慥兵二百与左言俱入斬蔣宣等餘皆

殿栗聽命或云始公欲入而未得日掃李丞相  
邦彥之門曾有旨前宰相赴殿廷議事公又懇  
曰此某放鳥之時也李攜以入忽於殿下嵩呼  
欽宗愕然使問之即大言曰臣真宗朝故相  
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泽民之術無路自進比歲  
嘗上書言天遠不可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  
今無它榮京師豪俠臣皆識其人平日能服役  
三當募死士數萬奉陛下侍上皇挾諸王  
決圖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國  
寶劍以賜命整齊之軍召募死士且以片紙批

然者其可無傳乎公諱倫字正道世為大名府  
莘縣人父世祖祐以文章起家事太祖太宗  
宗為名臣是乎直三槐者也終兵部侍郎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晉國公生二子仲子  
文正公旦相真宗而王氏益顯始居京師李  
子諱從九從日官兵部郎中贈太尉則公之五  
世祖也曾祖端通諱大夫贈太子太保姚李氏  
贈秦國夫人繼李氏贈魏國夫人祖元朝諱大  
夫贈太子太傅妣趙氏贈福國夫人繼晁氏贈  
定國夫人父毅朝散郎贈太子太師妣李氏贈

慶國夫人太師在政和間嘗上疏論察京罪惡  
乞正典刑因是得罪然則公之氣節有自來矣  
公生於禮義之門而山有大志不護細行喜立  
奇節輕財好施貧而無悔讀書見古人義熙事  
必慨然慕之往來京洛浮沉俗間類以俠自任  
聞士夫之賢者傾心事之宣和之季知天下將  
亂欲入廬山為道士靖康虜犯京城公以太平  
口以官軍驕嗔不可用於是上書言民兵之利  
欲使貧富相資以弭內憂書奏召對翼曰授迪  
功郎充都大提拿守禦使司幹辦公事虜先攻

三忠堂記謂歐陽文忠揚忠棄胡忠簡皆郡人  
也精確簡嚴幾於絕筆嗚呼一代風流於烏介  
矣其何足以銘公銘曰

世非乏才何謂才惟有君無臣自古所嘆各驕  
平凡動則為己不合是憂安得奇偉直道而行  
無患失心一有遇合奚翅斷金於皇 孝宗才  
選於衆誕謾吳縮慨不足用堂 益公負王佐  
才始以文鳴芸省蘭臺高文大冊追配古作獨  
步禁林不肖所慕二十八年相為始終屢路而  
奮致身上公克既授舜 亦命禹首替大議龍

飛舟觀功成身退樂哉平園晚陳四事不已于  
言既掛衣冠無與世道胡不百年遺此一老星  
隕于堂人之云亡不亡者存文章光芒惟子是  
似現行取則後其有與視此銘刻

改魏先生文集卷九十九

政魏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神道碑

四明樓

鑰大防

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謚  
節愍王公神道碑

嗚呼靖康夷虜之禍慘矣自古所未有也而一  
時仗節死義之士絕无而僅有之人皆以為  
祖宗涵養幾二百年不意至是殊不思自熙寧  
時當國者惟務變更尚同忌前風俗大敝至章  
蔡用事日甚一日凡忠臣義士禁錮困苦不容



立於世如是者有年矣一時攫取美官當事任者非諂佞姦究則闔茸貪黷之人禍變忽起縛手無策首尾衝決廟謨顛倒甚則賣國抵巇以圖身利安知所謂主辱臣死之義哉當是時而有奮身犯難國爾忘家者自非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與者安能及此建炎以來募能使絕域蹈不測之淵者冠蓋相望然亦多以高爵重祿所誘若夫捐軀盡瘁挑智勇辨忠義出于天性而又有以濟國事及其事出倉猝執節抗虜卒狗以身如節愍公者比之前後諸公又其卓

然者其可先傳乎公諱倫字正道世為大名府莘果人六世祖祐以文章起家事太祖太宗為名臣是手植三槐者也終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晉國公生二子仲子文正公旦相真宗而王氏益顯始居京師季子滯從九從日官兵部郎中贈太尉則公之五世祖也曾祖端通議大夫贈太子太保妣李氏贈秦國夫人繼李氏贈魏國夫人祖元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傅妣趙氏贈福國夫人繼晁氏贈之國夫人父毅朝散郎贈太子太師妣李氏贈

度因夫人太師在政和間嘗上疏論蔡京罪惡  
乞正典刑因是得罪然則公之氣節有自来矣  
公生于礼義之門而少有大志不護細行喜立  
高節輕財好施貧而无悔讀書見古人義舉  
必慨然慕之往來京洛浮沉俗間頗以俠自任  
同士夫之矣者傾心事之宣知之季知天下將  
亂欲入庐山為道士請康虜犯京城公以木平  
日久官軍驕墮不可用於是上書言民兵之利  
欲使貧富相資以弭內憂書奏召對翼日授迪  
功郎充都大提舉守禦使司幹辦公事虜先攻

通津門拐子城公說統制官鄭建雄選健卒繼  
而出戰虜失利小却錄立功姓名為之渴都大  
守禦使孫傳傳欲置籍次第之公曰首戰獲捷  
行賞豈可緩邪願以便宜從事傳泛之士氣十  
倍是以一拐子城虜攻之兩旬不能下十二月  
戊申虜自宣化門入公往麗景門見統制官渠  
慥曰事亟矣清速分兵扈法駕上召見公宿  
禁中乞命慥將兵保東華門班直蔣宣等率眾  
聲言奉皇帝奪萬勝門以出實欲劫內帑公  
復乞以慥兵三百与左言俱入斬蔣宣等餘皆

股栗听命或云始公欲入而未得日掃李丞相  
邦彥之以会有旨前宰执赴殿廷议事公又懇  
曰此某效鸣之时也李攜以入忽于殿下高呼  
欽宗愕然使问之即大言曰臣真宗朝故相  
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泽民之術无略自進比岁  
堂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  
今无它策京師豪侠巨皆識其人平日能服後  
之當募死士数万奉陛下侍上皇撲渚王  
决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劳甚厚解所佩夏国  
宝劔以賜命整齐六軍召募死士且以片纸批

曰王倫事成可除尚書兵部侍郎既拜賜以出  
次日再对自言已得数万入悉願效死幸陛下  
下勿疑且請上御祥曦殿慰安中外特有功  
上幸青城者宰相何臬已主和议将用其說  
上以問公曰此必誤国非臣之所敢引上  
悟曰倫之言是也臬進曰万一誤国臣當伏死  
公怒髮衝冠臬叱曰若何人敢至此耶公亦叱  
曰尔何人乃至此耶又面斥其不材寡謀必誤  
大計或至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数百万何益  
臬怒谓狂生言既不用恐為乱請上誅之且

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公執。御批立  
于從班中。以免。又次日。稟奏。旨送御史府。將置  
之死地。賴。上全護。復免用事者。乞換公左武  
大夫。吉州防禦使。帶御醫。械公。皆不拜。止。循修  
賊。郎已得。間出都矣。二。聖北狩。公見張邦昌  
問。國璽安在。何不齎迎。大元帥康王。同常拱  
侍。淵。得。奎。遂行。會。同。大元帥已次南京。即與  
淵。倍道。奉。奎。功。進。高宗移蹕。維揚。公。走。行。在  
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時  
高宗正思。擇人。即轉。朝。奉。節。借。朝。議。大夫。試。尚

書吏部侍郎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制詞略云  
曹出公使資。兼。智。勇。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以  
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虜。帥。粘。罕  
凶。熾。熾。甚。公。與。之。抗。辦。旁。若。無。人。罕。憤。怒。當。之  
雲。中。從。行。者。多。不。堪。公。談。咲。自。若。勉。以。節。義。然  
尚。未。知。兩。宮。安。否。日。禱。于。天。以。朝。通。夕。死。為  
言。有。商。人。陳。忠。告。使。臣。煬。永。耳。曰。二。聖。太  
后。在。黃。龍。府。公。以。語。副。使。朱。公。弁。及。洪。公。皓。曰  
此。天。所。贊。也。即。遣。之。金。使。達。上。意。由。是。兩  
宮。始。知。本。朝。中。興。而。江。南。之。信。通。焉。一。日。粘。罕

使烏陵思謀至驛尤為桀驁公藐視之語及契  
丹事公曰我道君皇帝与大金先大聖結盟  
海上約為兄弟大金与契丹相持師老糧尽使  
使告急即遣兵進援於委頓之時使成雲中之  
功豈非有重恩于大金邪契丹已滅大金之臣  
屢請南下先大聖恐敗盟約終身不從後忽珥  
兵至使二圣北狩生靈塗炭但知貪目前之  
利天地神明安可欺也大金累年來失人馬不  
可勝計殆先大聖冥冥之中必有所佑比渡  
江深入崎嶇敗衄可見我朝德澤深厚人未厭

宋今主上法令一新吳才並用必圖復讎盡  
為遠謀歸我二圣太母天眷復我土疆講  
兄弟之好使南北赤子免肝腦塗地之苦幸為  
贊成大計思謀沈思曰侍即言是也當達此意  
明年春粘罕忽來盛陳兵衛延入問曰使人來  
者數輩于吾所問皆未知對今乃遽欲议和決  
非南朝實情直侍即私意尔公曰主上臨邊  
若非尋盟來復何為人衆能勝天一定亦能勝  
人惟公裁之粘罕不知答詔與改元乃以公歸  
議事二年秋入境有旨趣覲具奏羈由曲折虜

情底蘊天語勞獎特轉右朝議大夫充右文殿  
修撰主營萬壽現賜銀絹二千匹兩官其二弟  
一從子公之將歸曰洪皓母老請以所訖付之  
粘罕不從遂攜皓手書歸奏各授其家時劉豫  
犯邊和戰未決三年韓肖胄使還虜遣李永壽  
生詗踵至驕倨不可告語上聞之曰非王倫  
不辦此召問之公曰虜性貪但邀賂耳上問  
凡何時石御書院奏曰但得案上物足矣上  
所取去凡筆格鎮紙之屬皆精金為之今袖之  
拜以出徑入朝與道雲中時事且曰主上喜

公等遠來故加勞賜宜拜以謝二人不自知鄰  
之屈也借左朝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送伴  
使在堂擬除邊帥公謂在虜中知兀朮凡為我  
禽山東河朔久望王師机不可失力陳進取大  
計詞意剴切觀上親征大臣准其請主管江  
州太平現居會稽七年春徽宗皇帝显肅  
皇后訖至除公徽猷閣待制借直李士左中大  
夫樞密都尔肯充迎請梓宮使至南京偽齊  
授館于鴻慶宮移文取國書及便指公曰國書  
當納金主使指先宅報謝訖音迎護梓宮而

已明日又來曰大金與齊一也國書當赴齊相  
府驗實通至軍前俟得報然後可進公曰有死  
无貳願勿復言再三迫取不遂頓鐻餼廩增兵  
圍守莫不失色公曰无能為也虜遣接伴以九  
月渡河見虜帥撻辣于涿州向過淮已久何未  
之遲公備言則齊邀索住睢陽者數月因言豫  
在本朝曾擢臺諫外朴內姦營私培植刻民怨神  
怒方欲吞噬兩朝能保它日不為大國之患  
乎恐妨遠圖敢布腹心虜曰若將豫與南宋  
能制之否公曰皇帝聖孝神武卧薪嘗胆志

在煇復但以天下為度不忍輕以動兵豫之父  
子忘背國恩孰不願食其肉儻欲驅除何難之  
有痛言利害泪滿茵席撻辣頽謂兀朮曰江南  
有忠臣如此何慮不能立國越之使人導意云  
侍郎少休已馳奏矣是冬虜廢豫使謂公曰歸  
報皇帝強梗掃去自此和议无復間阻但有  
當议者須不倦以終之于是仗節來歸上在  
建康嘉歎累日好賜特異经除所借賤任明年  
又往見撻辣于祁州虜出諸軍招誘蠟彈旗榜  
八百餘通詰公南朝欲和而公边日獲姦細

文字語言无理奉使只是欺兵相嚼耳公曰奉  
命三至專以講信脩睦諸將徒見往還猶豫各  
欲乘時求尺寸之功若和議一定朝廷明降約  
束豈復敢尔二酋相視无語初公之旅有雷京  
師者季父存欲結太行義士徑擣虜巢同公拘  
雲中密以書來公大喜報曰某自恨疲駑无以  
佐中興辱示正愜素心幸斯事未及發而謀  
泄虜捕存党囚之地窖至是知為公之族押存  
付公存既還改合入官虜遣張通古烏陵思謀  
振聘使者朝渴進止詳華曲尽臣礼上因賜

之酒思謀從容進曰陛下知刘裔之虜否始  
因王集極言遂了此事真中伐也北朝將相重  
之如山斗真社稷臣也上欣然領略于公益  
加信任御札令公籌度別以金器龍腦茶具  
賜思謀公亦拜賜復借龍圖閣季士為迎奉  
梓宮使兼清太母淵圣祖宗山陵上  
念東朝之歸尤切丁寧告戒曲尽圣情公泣  
拜以辞期于必濟既見捷報具宣上旨願親見  
即主敬請韃辣曰非不欲侍郎至闕下但九州  
之外荒寒殊甚恐不堪疲勞公請益力明日遂



行既見虜主謝其廢劉豫且伸祈請虜主喜公  
之來抚存加厚且曰山川太遠不易跋涉公曰  
今日獲遂所請少效使臣之職雖死之日犹生  
之年詎敢以登頓為勞嗟異良久燕犒連三日  
遂決大議歸奏上大悅除龍圖閣李士侍讀  
虜遣蕭哲石慶元來及境而不肯進揚言曰此  
非它使之比豈可用平時禮數相待邀索百端  
迓客者无如何副使藍公佐密奏乞命公一行  
借端明殿李士侍讀充計議使哲等聞之即日  
渡淮相見有慙色曰何煩端明遠來既就館舍

公索副書及議朝見哲愕然既不肯道所以欲  
損朝議公曰如此則當再詣河北軍前議之退  
取書欲行以足瘡未能陞辭哲問館伴便兩日  
不見王端明來议事何耶上問之即俾公力  
疾入令子弟扶掖賜生命以調護哲問連日何  
不一見公曰簽宣不遵故事已被命再行當少  
頃回日議定二人作番語久之徐謂公曰不決  
于此遠去何為公曰既不相听何憚一行哲方  
肯啟國書割地講和許還兩宮及梓宮既  
入見起居進書如儀無不喜懌九年春真除端

明殿李士登書樞密院事賜進士出身充迎護  
梓宮奉還 西宮友割地界使兼東京留守公  
既交河南寬恤疲民大發倉廩以賑窮乏兀术  
留數百人取偽裔留皆名落後司公以其紛擾  
盡逐之民始安堵兀术一親信人見公若欲有  
言公屏人問之遂言兀术有害撻辣之意公厚  
遺之即密奏乞令張俊守東京韓世忠守南京  
岳飛守西京吳玠守長安張浚建督府各護諸  
將以偏不虞 上以示大臣持不行連從北去  
六月渡河北至會寧府同白之主和者盡為兀

术所屠事皆變矣既見虜主令耶律紹文作宣  
勘官傳言同公還知元帥撻辣無罪否答以不  
知又問交了許多疆界而略不及岁幣却欲一  
一如清只知有元帥不知有北朝邪公曰前日  
蕭哲等齋書至 本朝許割河南歸 梓宮  
太母 淵聖天下皆以金國不忘海上之盟庶  
幾与民休息行人則往來通兩朝之好耳豈有  
它哉是日風雪寒苦詰難數十反公忠憤激烈  
辭氣不少沮見者為之喪胆歸館又遺紹文就  
駟受辭公对奴初度必不得歸通夕密語副藍

公佐曰前過汴都已知事變亟奏上矣知閹若  
歸乞檢前奏急命諸將分守所歸侵疆无令輕  
失中原虜至今日已知疆弩之末无术不達時  
變貪而无親將自取斃往回出燕父老談道  
本朝未始不泣下咸知君明臣良必大恢復忍  
死以待太平虜之貴臣徃之輸城相結車叛親  
離久矣它日若來講和當尺復土疆則可与  
又昔年嘗稟宰执乞不發歸正人切无苟且以  
失後圖自是四旬无所闻十一月庚辰绍文至  
驛傳言问公向柏雲中本无还期曾不知思及

貳我君臣今遣副歸留以待報將分駟与公佐  
酌别云區区悉已前白无一語及其私留河間  
六年虜以公為平定三路轉運使公力拒之驅  
迫日甚公曰君命无貳臣之節也貳而苟官爵  
倫實耻之又脅以威且曰受命則生不受則死  
公乃振衣冠南望行闕再拜稽首厉声言曰  
先臣文正公旦勲業炳然臣為國將命猥被拘  
留復以偽命見逼敢爰一死上孤國恩以辱君  
命于是大慟斥罵使者所其絞死寔十四年七  
月戊午是日秋宇澄霽忽陰雲晦冥風雹雨

雪咫尺不相覩城郭內地皆震裂數日不已  
河間人惧甚亟立公祠家繪公像以奉之明季  
公之訃始聞 天子震悼特輟視朝報其家贈  
左通議大夫賜銀絹各千勅就平江府安葬仍  
令有司死办享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封安康郡  
夫人二子述朝清即通判光州軍州事贈奉直  
大夫逸朝清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述之子五  
人朴承奉即棣丞直即監三省樞密院激賞庫  
杞修戩即監行在打套局枡中奉大夫守將作  
監兼知臨安府主管兩浙西路安撫司公事樞

將仕郎曾孫五煥炎從事郎新監衢州都酒務  
炳却剡女七逸之子四人梓通直郎枡文林郎  
新臨安府觀察推官棠迪功郎新光州錄事參  
軍杓迪功郎新監常州薛堰犒賞酒庫曾孫八  
焯從事郎隆興府分寧縣主簿焯焯焯焯焯焯  
焯女九公之也時相專和戎之功又忌公之  
死勸令公家上稱在虜身亡故卹典有未及  
孝宗淳熙初搜訪知之始命杞枡皆為將仕  
郎述自同山同擗踊號絕勺飲不人口者五日  
是冬冒方死与從兄遵同北方豪俠訪得公之

骨于河間歸葬于長洲果陽山大石塢之原嗚呼古之虜使七以專對為能若公前後五及元本粘罕捷辣等皆貪如狼暴如虎未易以口舌辯也公性根忠義藐視凶酋隨宜應對悉中事机以濟大事投身鼎鑊刀鋸之間氣不少驚誓意橫出它人莫及臨死之際又洞達勇決如此非烈丈夫能之乎述年據公言動及使事始末懼禍久不敢出即中鍾離公私嘗為使屬知公尤詳乾道間始敢狀公之行紹興元年請謚于朝礼部尚書偁公思為太常博士議以節愍

易名某時在考功為之覆謚又二十有二年當嘉定之四年公之諸孫求銘距公之亡蓋六十八年矣比岁权臣妄用邊釁橫挑強鄰以為功在旬月兵連禍結始謀講解无敢行者耕時為城南廂官帥臣言其有異才又自以大父之志未展被命辭母而行至再至三卒就和議可謂不忝其先矣擢帥淮西進尹京邑皆有声績其進用未艾也于是列公之節請于朝特贈資政殿大學士廟号忠肅而公之名益显矣某妻祖工部尚書侯实与晋公分派居宛丘公最後出

疆之時語尚書曰此歸當講宗盟而竟不還兩  
家尋共盟久矣用相淹公之從孫行也與某締  
婚又助之請某生晚竊慕公之節義有年矣謹  
摭行狀之大槩參以槐庭濟美集中與小曆遺  
史雪溪王公鉉所作御劔銘序與其子明清揮  
塵錄及網羅旧聞以就此碑大快翫散之文不  
足以弁潛德之万一抑聞之韓信不願觀生之  
烹李靖以唐儉為安足惜故使絕域者惟恐其  
用兵于後公每先以勸生唐儉自處將行必請  
戒飭諸將練兵備器晚有可乘之機不必以臣

為慮雖同居于外時：貽書宰相請措置兩淮  
山水寨以陝西弓弩手法行之以邊以俟大率  
間有台命家人相賀則泣曰大將富貴俱極誰  
肯進討見上必傾盡愚直又將觸怒大臣未  
知死所何賀之有然則公之志豈專以求和為  
功哉嗚呼天末悔禍醜虜尚存九京之英必有  
遺恨此忠臣志士所以痛憤而不能自己也一  
時假吏必取通儒與之俱其有才智可與同患  
難者雖屠沽所不廢自以品秩雖微事君以人  
不敢不勉聞有欲以貨取者輒笑曰是豈所以

遺子孫耶及其被田士子十餘人競願送公虜  
止許當七人有蜀士張大時者年最高且多病  
終不相捨其能得士心又如此九术之犯順昌  
也逆風暴雨戎壘深濶大為劉公錡所破凡木  
輕騎宵遊行一舍間知不雨始稽顙三歎曰小  
人不信王端明說南朝國富兵強徒虧和好  
咫尺不雨是天不容南牧而小人違天也乃折  
箭誓不復敢輕奉二日馳至韓州劉公後親以  
語公之長子且曰盍誰之約何遽如許奇鋒公  
之言徐与之議則版圖歸復何止河南而已劉

公之言必不苟嗚呼此亦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公初自奮于稠人中驟膺欽宗之眷後又身  
任南北之議其事日偉及其死節則維有異議  
者至是翕然歎服惟公之終始天下喜同而樂  
道之而登載于書者各誦所聞不能齊一今特  
表公之大節以斥世之為臣子者其間小有異  
同尚可略云銘曰  
三槐之王族系繇昌衣冠鼎盛名德相望公生  
其間不扶而直少慕奇偉人未之識干戈雲擾  
忽逼神都主憂臣辱顛倒廟漢奮由布衣親上

方略 欽宗忠之賜劔予縶徒手一呼得數萬  
人欲奉 兩宮決圍南巡謀不及用出狩于北  
奉壘功進求使絕域 高皇聖孝五以節計出  
首候暴望者震驚惟公忠勇以死自誓視之无  
如而奪之氣随机肆辨出古入今得其要領以  
副上心多成功高忘其大用晚遭囚拘疑有陰  
中虜啖以反死生立分痛哭怒罵卒殉以身天  
作風電地為震裂式者蔽之使不上徹有子死  
孝終歸其骸卹典雖領烈士所哀公之有行請  
益兵脩机有可乘雖烹何畏分駟之際語不及  
私死輕鴻毛了无異薛公亦勤止万里徃及余  
軀之臣尚孽其短迨其執節无心降鬼必后  
賊公身不区孫有祖風捐軀將命屢探虎穴和  
议以定帥淮尹京得請于朝隆名世祠寃數孔  
昭我作銘文會粹衆說萬世臣子仰止忠烈



神道碑  
四明樓  
鑰大防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一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

碑

嘉泰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于朝天子  
難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  
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  
以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  
之无不盡傷者蓋非它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傳

良字君奉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果帆遊鄉澗  
材里至公八世矣曾祖清祖邦父彬皆不仕父  
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遂  
干焉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其于學  
向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絕人陰師親  
友有不可解于心者與比劉復之朔以南省第  
一人來為司戶叅軍揖教官得公程文以為絕  
出公之年甚少也兩名已高開門受徒于仙岩  
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旭見公向所安  
公曰毋不敬士旭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敬

歸心薛氏後又相從于渴上讀書一日于里其  
為薛氏祭文云我肯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  
忽若墜淵梅潭即仙岩也伊洛之季東南之士  
自龜山揚公時建安游公醉之外惟永嘉許公  
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  
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  
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  
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寶冊凡今名士得其  
說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行於臨民治  
軍之際公游從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

貫穿百氏以斯文為己任綜理當世之務攷覈  
旧聞于治道可以與滯補敝復古至道條登本  
末粲如也 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自常布  
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必自為孝子業其所  
論者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几于家有其出  
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无不動色文休為公一  
變至傳入夷貊視前矣為尤盛乾道六年始入  
大學士无矣不肖斂衽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  
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  
似鮑君瀟劉君眷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

友則其徒也尤為一時盛事既登甲科朝野想  
望夙來授泰州教授以歸參政堯公茂良帥江  
西以出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雁之  
礼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公太學錄闕  
求之者衆堯公實行宰相事奏 孝宗曰待汝  
不改闕初官不堂除 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  
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檢取名儒為士林所推者  
越拘牽而用 則人自服矣 上問為誰以公  
对 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无異辭  
就職凡月 車駕幸李改承奉部堯公既罷政

亦沒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  
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悉心裨贊不事形跡卒  
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尋主帝台州崇道  
現起知桂陽軍閫屆八年始赴郡提奉荆湖南  
路常平茶鹽子就迂轉運判官改兩浙西路提  
点刑獄公在桂陽蠲除宿負罷他科倉司則  
補糴諸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米數萬緡力  
濟荒政所及者廣進登極銀三千兩屬方救荒  
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惠遂及一方  
以服勤使事堂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修門

須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嘆曰凡與陳君奉  
尚可使外補邪奏當為吏部負外郎初對上  
曰卿去國几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  
醇有所著出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  
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祕書少監訓詞曰  
朕日御便朝廷見郎史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溫  
儼者贊其名則汝傳良也朝列傳誦實黃公裳  
之詞也兼實錄院檢討官皇子嘉王府妙選  
官寮以公兼贊讀未几除起居舍人兼中書  
舍人期年始迂起居郎紹熙末年尤棲同寢不

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說言從班多連名騰奏  
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又欲身任其  
責請對直前几无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无  
所不用其至蓋嘗贊嘉邸為中宮言之又嘗  
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古今父子居臣之際人  
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矣王而會慶闕  
上觴之禮長至虧祿賀之儀區：口耳之感必  
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  
今既上失王宮之次則臣等講讀皆為空言  
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

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 陛下屢  
許臣以出又令傳旨于廟堂而後不然臣貪念  
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  
垂听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送而草奏曲尽百  
節犯顏極論度 上意不回遂上掛冠之奏  
上雖不受玉音賜可公即申省乞致仕宰輔當  
之不可既行授秘閣修撰 嘉王府贊讀 皇  
上御極以中出舍人召还兼侍講兼直學士院  
實錄院同修撰謂可行素蘊矣而言者指其學  
術不正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

復劾其在 大上朝奏对狂率降三官罷祠嘉  
泰二年叙復元官再畀祠祿遂除泉州以病力  
辭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对之命十  
一月十有二日终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  
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  
張氏名幼昭字景惠主管礼兵部架閣文字孝  
愷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九年率子男二人師  
輟進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  
七人長適迪功郎監鎮江府凌口酒庫潘子順  
次適從政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

功郎處州李教授林子燕次適迪功郎新福  
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  
畴一尚幼令人葬於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  
二子奉公之喪合焉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季  
博而精現出別有高識作文自出机杼類非今  
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  
三朝掌由外制經帷史館不為不遇而名高多  
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季為可痛也公行誼著  
于鄉曲述作擅于当世不待屢出敢據其論奏  
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諛墓之詞也公之赴

郡免奏與而去臨觀 光宗以旧欲奏之 孝  
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揚  
謂 藝祖創業垂統无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  
澤裕我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攷之故牘  
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間南征北伐未嘗无  
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  
計在州縣不食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  
供隨所輪送初无定額當州錢物雖尽曰係省  
而不尽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稅  
額熙寧用事者始取 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

之新法既行贈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數  
倍此特上供再其它雜場熙寧則有今項封樁  
元豐則有先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  
月椿皆至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与焉茶  
引尽歸都茶場鹽鈔尽歸權貨務秋苗以十之  
八九為綱運是皆不在州縣於是取之斛面取  
之折受取之科敷抑配贓罰而民之困極矣方  
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  
寬不寬豈可甚可畏哉 上曰莫急于此但以  
處置為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

褒美再三其大略曰嗣位之初詔為寬民置局  
講究而民窮如故益以裁抑細微或蠲定張之  
數未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于養  
兵又莫甚于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為  
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  
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朝廷不得知  
謂之大軍餉糧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  
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亟欲寬民得乎使都  
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與  
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寬

民力矣轉對又論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  
古人文字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圖次對草奏  
下尚書者參詳人主所自擇不過臺省長官豈  
不甚易行哉又嘗論役法謂免役乎者本以恤  
民使出名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壯丁  
而取其名今隸總制之類於是役者自著而法  
不得不壞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  
行之也熙寧自有役法五等簿是也自有保甲  
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此屋  
計之保甲但以訊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聞熙



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者戶長壯丁  
之屬以次呈募利其宦卒而封播之法起矣元  
豐遂者為令以甲頭同大保去催科元祐勿  
復舊隨即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  
後法轉而為保甲嘉祐以前固无此法至此又  
非王安石之旧特章厚為之今士夫恥言安石  
之為人指章厚為罪魁而方世守其交亂之餘  
以為成憲方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  
行之者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安石三代之旧而  
莫敢議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过檢坐見行

條法中嚴行下此臣尤所未喻也誠能不以保  
甲法亂後法虽未足以尽寬民力亦可謂至思  
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浙福建荆湖身丁不  
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為減折帛不如身丁切  
于勞民此皆公平時考古驗今可奉而行非若  
泛然美覲之言卒不得見于用若其封還詞頭  
遇事輒發未易悉數如請還黃裳給事中則引  
唐品元膺詔與程礪以為比論張子仁之建節  
則請先處分晉正之去當吳挺之除代而其甚  
難者莫如陳源与率逢原二者源之貫盈幸不

及誅忽除內侍者押班瑣圍揖事者繳章五上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凡不自全一為士行公議沸騰党與凶焰不可嚮迤而公獨當之逢原麓暴恃有奧援所至亮橫其在池陽凡至軍變為總領鄒漫所發披其偏裨上命樞臣鑄戒方待罪同自副統制升都統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割已自去術而公於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凡而由禪子仁訖不得節餞源亦罷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死敢

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為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某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為布衣交又兼師友後蚤一同朝蹟而情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揖北以相與如弟兄然至於同寅協恭尤非他人之比 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祀而臺諫有異論某極論之亟相趙公宣旨某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闕淵以太母之弟有旨請給等依祿格全支公已出行而某駁之再命特與出行公上奏先

其某之駁章且曰樓某委是允當始知臣失于  
點檢不及論奏若更出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  
全意不敢執奏二則衝改旨揮使有司无所憑  
守三則耻过遂非死見善則迂之必欲望追寢  
御筆仍正臣鹵莽之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  
重名于時致身至此而服象引慝同濟公議如  
公者乎汲引人才如恐不及在湖南應詔荐宋  
文仲吳獵蔣斫楊昭在朝則荐朱熹葉適吳仁  
傑王明清修史苟知其美不復以私嫌為忌其  
他成就廷譽使就声名者不知其凡也博極群

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全人制作之本意左  
氏翼經之深者著春秋後得左氏章指二出益  
裡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  
未有比出也願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出  
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而為之序其門人遂  
以銘為請某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之嫌自  
以投閒十有三年已掛衣冠視蔭凡何知公為  
最詳若畏避而沒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會稽木  
集而病深恐溘先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僮  
而畢之公夙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深字

登一之道媚登覽高致吟泐低昂親之則使人意  
消土謝韻度尚可想也方主上在宮邸時寮  
案以詩為壽惟翊善黃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  
上為置酒各親書所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  
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藁示某未及刻而  
公歸訪求此藁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季札現  
樂歌頌而日哀而不愁大史公讀虞書至于君  
臣拊棘雖是几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  
已懲文可不謂戰：恐懼善可善終札蓋頌者  
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教戒之義秦斯以來

此又殆絕某讀之為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  
所未發也銘曰  
溫居瀛壖儒季之淵間氣所鍾挺生斯矣舒向  
金玉游夏淵源群出博極本末貫穿退然布衣  
台震八埏晚登周行帝席為前典刑具存訓詞  
是專王印螭陞史館經筵獨當雷霆原歆回天  
經世澤民裔志終焉天之生才夫豈偶然儲神  
毓秀其必有年官匪不達受才則全道之不行  
賴有遺編後有百載復見儒先哀死止裔見此  
銘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一

此處有非常模糊的淡色文字，可能是另一頁或另一卷的內容，因字跡不清難以辨認。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

四明樓

鑰大防五

神道碑

宣謨閣待制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

忠肅彭公神道碑

皇上踐祚之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乙亥詔樓某  
林大中赴行在大中先至首言故吏部侍郎彭  
龜年之忠乞賜褒贈嘉定改元某求對又以為  
請且錄其諫章以進 皇帝為之愴悼詔贈宣  
謨閣直學士仍與一子陞擢既又御批彭龜年

係朕潛藩旧季當权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析  
其姦萌褒卹之典理宜優異雖已追贈未称朕  
怀可特加贈尢國閣學士其子欽与寺監簿差  
遣三年礼部尚本章穎侍御史到集起居郎黃  
中就講筵同進公家所被賜御本御製正邪論  
且言公之尽忠知无不言首論侂胄之姦為其  
沮抑抱恨以歿乞賜美謚上賜謚忠肅又云  
是肅敬之意恐有司行之遲緩當為批出八月  
三人又因晚称奏上云彭龜年忠體可嘉正  
宜得此謚使人如此必能寘人主于无过之

地先是紹熙五年七月甲子上受内禪公時  
以右史兼嘉王府直講上在重華宮一  
時旧寮惟公最承睿眷宣召凡无虛日未几由  
西掖迁貳卿方趙公汝愚決大策之初曾遣韓  
侂胄奏憲圣慈烈皇后有一日之勞至是寢  
以出入兩宮始有窃弄威权之漸公極論之且  
乞去公除職与郡侂胄罷知閣門寺職事轉一  
官内祠時公為給事中大中為中書舍人同狀  
繳奏上批彭龜年除職與郡已為優異韓侂  
胄无罪辭劇就聞可與少行公与大中再奏龜

年以二卿得去若以為優矣侂胄无故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以侂胄為无罪龜年以尽忠陛下直言无隐何罪之有龜年一去必不復來侂胄内祠日在左右若併使出外則人言自息矣其遂為吏部尚書大中竟由給事中為吏部侍郎尋皆補外郎公得發不赴而奉祠公在荆南亦以疾自開林公在慶元罢响三人者鑄駭罷祠至于一再惟公之謫尤重侂胄擅权之久罪惡貫盈妄用兵端幸世震動主上奮怒威断加以誅殛中外称快故翌日而二人趣还独

公不幸已成千古不及見更化之盛士大夫莫不痛惜之公字子寿世為臨江軍清江縣人曾祖廣祖愈考文通俱不仕考以公貴贈朝奉大夫姚楊氏累贈碩人公七歲而孤奉母尽孝如成人幼穎異讀書能曉大义比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年十八薦于鄉三典計偕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袁州宜春縣尉時丞相趙忠定公將漕公以書言月椿名病民趙公因計為緡錢七十万而无名者彊半皆出于苛斂趙公首取最甚者如宜春麴引之類先罷之

乃以聞獲盜八人自以為非親捕不就賞公方  
初筮而利民自立已如此聞陞從政郎調吉州  
安福縣丞縣有宦陂灌田萬三千餘畝彊宗銅  
其利安以旱苦按園疏治破成而歲稔郡委檢  
察保甲而尤其籍悅然曰是縣之根本不務可  
乎乃以法聯合統紀又戶別其老病強弱之丁  
士農工賈之業稅租有元多寡之數調夫既均  
後有賑貸按籍立辦它日檢旱賴此尤得其要  
蠲放不及二分而民間改服以為前比朱有得  
實如此者請藏此牘以為後法育嬰兒救疫疾

雖不禁巫覡之禳穰而各使勉病者以服藥全  
活尤衆淳熙十二年用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自初第  
人年高內祠便券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自初第  
而歸益篤于孝以母自歎名齋以出問南軒張  
公中庸語孟大義至是收理愈明開答後進樞  
衣北面者日衆復與劉子澄清之往復問辨時  
相與折衷于晦菴朱公而李愈成矣再請祠未  
滿而遭內艱執喪盡禮誠信備極葬之日觀者  
歎其可法以致教致樂致憂致哀致戾哀集格  
言類為一書名五致錄晚又定祭儀行于家服



除吏部尚書鄭公僑兵部尚書張公栢同薦之  
得旨引見時光宗初即位內降頗多公首論  
正始之道願以仁宗杜叔要請屬為法以崇  
寧御筆為戒公又言嘉王傳相少而侍御多  
請用司馬光令伴讀官提率左右之說使府寮  
之禁重于侍御道義之訓密于宴游光宗首  
肯久之且曰當世急務也又以用樂之初進逸  
豫之戒謂國家大讎未復而內外宴安耽褒宣  
和之舊淫侈成習光宗曰風俗驕侈太甚至  
此極矣朕日夜思所以革之因奏陛下為之

不難風俗之變未不自上始也二月除太宰  
博士時殿中侍御史劉公光祖因論帝御器械  
吳端改太府少卿公上疏乞復其位又貽出宰  
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仲臺諫之氣不聞  
改易臺諫以仲倖臣之私有諫大夫同知貢奉  
欲大變文格下太宰選經又詩賦論策各二百  
篇為式長以督課宰官公獨不可曰使士明經  
術熟右文則文格自正板文已為下策又使之  
習時文此非所謂教也雖忤諫官意然遂不復  
選二年兼魏王府教授六月除國子監丞郊祀

遇雨祠于望祭。光宗意鬱，不豫。至展恭謝之日，公具嘉祐中文潞公因設醮宿殿中故事。白廟堂又言：重華命押醫官下都堂，亦欲大。臣共此憂責，次日乃聞內引宰執三年杵，因公始朝。參公為言保富貴之道，允過恭儉。又集禮記論孟子史中朝見之禮為朝參，須知且言。與嘉王同行在禮世子，不可與同名。非惟名不可同色，不當相似。至生日，又以恭儉惟德為韻，作四詩壽之。六月侍御史林公大中辟公充御史臺主簿，增公操行堅正，不為詭隨遇事。

通明不事沽激。八月以旧班对乞復經筵典故，謂勸講之臣當用明經之士，人各有長，經須素業，不應不同所奉。例以序遷，又謂宣召講官多用晝接，不如夜直之有益也。光宗云：親儒生最有益。十二月，林公以論事除吏部侍郎。公乞去，張公叔椿代林。丹奏乞留，卒不就。四年正月，除司農寺丞。三月，除秘出，初先是外傳召姜特立，公白丞相留公，恐非虛傳。至是果然，留公引李絳事乞退。公率同館論奏，又勉樞廷爭之。遂寢。五月，兼嘉王府直講。論說經理精切明白。

裨益為多不勝出；其大者嘗讀梁燾辨邪正  
之奏公曰去正是元祐末年小人將進君子將  
退之時不可不詳覽 王曰君子小人不可參  
用參用則小人勝公因具述元祐紹聖君子小  
人進退大略王一日親製邪正辨以賜公正指  
燾奏而答又嘗賜所出瑤山詩乃 光宗在東  
宮時作有雪詩云閭閻多凍餒廣廈媿膏梁公  
言人主當如是用心嘗因講詩 王曰下以風  
刺上已是人臣委曲要知為君者須使人臣直  
言其可方是公曰願 大王元忘去意而推廣

之則善言至矣讀魯肇奏議因言用人須先議  
邪正 王親題其說于奏 議上贊讀沈公有開  
講三風十愆謂十不可有一 王曰要是病根  
全在比頑童一比頑童何事不有公稱贊不已  
亦請 王題講義上聞 王宴居出知人難三  
字于坐右公質之于 王 王曰然畢竟人如  
何知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為小  
人正恐錯看尔公曰堯舜亦以為難也 光宗  
久不詣 重華宮公與同館入疏又以合慶節  
未奉進香之禮自上封事力請俱不報十二月

除起居舍人明年正月直前奏事 光宗曰久  
欲見卿說話此官待有李職人方除公謝且進  
內治聖鑒奏以 祖宗家法集為此出 光宗  
曰 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待外戚尤度  
不可客易壞了公對曰 聖論及此天下之福  
祖宗不委以权乃是愛親戚之道此出官官女  
子之防尤度恐不得進御 光宗云不至是三  
月直前奏起居注乃繫日之出言動无不記者  
今一月四次出免到宮 陛下半年不出如此  
已出三十餘次以貽後世實累聖德四月 駕

幸玉津園公言於宰相謂近捨聚景而遠幸玉  
津不奉三宮而獨出宴游宰執以公言乞恭請  
公亦入奏会被命禱雨因言兩宮不和則天下  
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蓋天地和則雨未  
有不和而雨者自是屢許過宮或仗集而不出  
侍從奏陳不效皆居家待罪公又獨奏設以臣  
克 嘉王府講讀之官正欲臣苛教以父子君  
臣之道臣聞身教者從言教者訟 陛下以身  
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五月 重  
華不豫已奏告公与侍從臺諫請对不果八月

戊辰公繳納告勅乞竄逐待命江浙戊寅 壽  
皇服藥赦下始入城癸未公念屢乞对及求去  
至今日不可不極諫拜訖獨不離班位伏地敬  
額久不已血漬髀髀播笏取劄子置龙墀上再  
拜欲辞出始傳旨上殿 先宗云知卿忠直理  
会何事公奏今日无大于不過官事 光宗云  
須用去公又極言 陛下屢許群臣一入則又  
不然内外不通禍乱不聞臣实痛心 先宗為  
之慘然曰終當去六月戊戌 寿皇升遐七月  
甲子 主上受内禪是晚召公对于大堂圣容

感額云前但聞建儲之議亦自可息浮言豈知  
遽踐大位泣辞不許至今恹恹公奏此乃 宗  
庙社稷所繫 陛下亦不得而辞首乞奏知  
太上皇因擬劄本 上即寫又又問初政及人  
物明日再見 犹云朕一日不曾食因泣下又言  
昨大匆：參决可尔公奏今只得尽人子事親  
之誠心再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  
黃公裳同奏往朝南内因定過宮之礼乞先一  
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壬申擢中本舍人庚辰  
上朝 泰安宮至則寢門閉矣拜表牋而退

上嘗問恐 太上皇未肯過 泰安如何公奏  
陛下本出於不得已必不以位為樂况宮室乎  
壽皇梓宮在殯且居壘次于禮為正旬日間三  
降旨經營 泰安紛々不定 太上微疾未瘳  
不若且居南內以休息 聖躬 陛下少留 重  
華山居喪所政從之代言之初李孝經孝及轉  
右武大夫帶行運刺公封還詞頭謂固當加恩  
毋覺然上事三宮 禮有隆殺恩有後先乞候三  
宮戚屬次第推恩由侍符滌得罪子 太上而  
差幹辦 泰安宮劉慶祖已帶運郡承宣使而

太上隨老人落階官公皆激奏 上云劉  
慶祖事批可與出行公又奏曰慶祖无官可轉  
止有建節若念其忠勤不若任之以事不必優  
之以官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蓋為朝廷惜此  
一門 陛下自登大宝所言如流忽于此事首  
降可與出行指揮夫可與出行乃近世敝令也  
使其可行臣即出矣何待再令使不可行豈敢  
因再令而出哉 上嘗言中宮未建建節未  
在 隨老人恩例之類直俟柝廟後施行公即極口  
稱贊聖德後隨老人命下封還再四且言 祖宗

隨龙人止轉一官元符中方轉兩官如徐勣何  
執中除符制倚講亦止轉一官靖康以後方有  
四官之例誠足太擾今於己今正當過為裁損  
酌中推恩令遂寢因對上語公曰朕尚未見  
父母知何敢恩及下人孰重孰輕且稱繳章為  
是然公亦以此等故不久而迂矣上問講筵  
所奏諒闇鬼講旧例公奏多故以來兩三月不  
與儒生講矣不可不以為急務上袖出二紙  
一具太上講筵出日一具潜邸講堂出日謂  
講筵講出太少公奏今有机務不比講堂專一

讀本上云朝廷亦免事恐自怠惰况酬應万務  
非多讀不可又奏人君之孝与出生不同惟  
能虚心受諫迂善改過乃圣孝第一事不在多  
也它日又出二紙一衞出经史十件春秋礼記  
詩出孟子通鑑唐出三朝宝訓奏議長編劄本  
一士臣寮十人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  
同朱熹李岷京鐘黃艾鄧駟公請各意上云  
朕次讀出大上讀許多出恭德東宮垂二十  
十今欲添講官至十員各專講一件兩日一次  
五人上講早二件晚三件早依旧講殿上晚只

用小衫依講堂例安講公曰講季愈切此帝王  
之季也若少讀而精庶几有益又曰十人充講  
官否 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  
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季官為之尋除侍講而待  
制朱公中出舍人陳公俱以召至公引傅堯俞  
乞班蘇頌之下以請繼除侍讀三辭而後受御  
筆奉御史有不植党与之言公奏但當察君子  
小人不可向党與元祐党籍第一人是司馬光  
小人陷君子變白為黑何所不有又言近者除  
多自中出此不足為威斷適為小人所賣耳九

月除吏部侍郎公知事勢漸變乃陳曰太之說  
其略曰用臣太驟處臣太高臣跡太危臣今太  
滿因震雷暴雨言近日好出不測之難令故天  
君以不測之風雷因極陳今日小人竊弄權柄  
皆起於号令之不測借吏部尚書充全國牙祭  
接送伴使至平仁奏後元帝時日青元光恭顯  
指為堪猛用事之外及氏堪猛復有日變始切  
責言者小人机心古今一轍楚州府詔一疏尤  
極剴切謂信任君子之意未孚於人而嘔比小  
人之跡已見於外君子告一陛下之言小人或



得與聞而小人誤陛下之事君子或不能知  
送伴至楚聞朱公奉祠又奏君子小人消長甚  
詳皆不得報及歸屢乞對不許自知不能久矣  
明堂禮成封清江吳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見  
廟堂之叔日輕侂冑之勢愈重言官又多出其  
詞於是歷疏其姦大要以進退大臣更易言路  
皆初政最關大体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和  
之假託聲勢竊美威福陛下總攬之權恐為  
此人所盜矣時十二月九日也上聞奏甚駭  
且曰只為親戚故信之不謂如此奏事退已聞

下之中出晚又聞復取以入知必不濟再入一  
奏丞相以引上云侂冑是親戚龜年是旧學  
講堂五人一死一憂去二人俱留只有龜年在  
又徃直肯言今當如何丞相陳兩留之說已而  
侂冑雖罢朕而予內祠公除朕与郡給舍繳駁  
不能回也除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荆湖北路  
安撫使公既去丞相量論呈矣公至荆罷和糴  
以下米價罷沙市官買之故治牙儈以寬商旅  
樽浮費以除魚湖之輸復奏脩長隄教民兵乞  
支還備邊庫錢俱不報公遂以疾丐祠一請而

提奉江州太平具國宮慶元二年六月以論列  
落取墨祠五年言者以蔡燧祚告公與趙丞相  
言政和中嘉示可乞加賤竄于是追三官勒停  
嘉泰三年秋復元宮再奉具國祠用禱三年起  
知贛州以疾力辭除集英殿修撰提奉建寧府  
武夷山冲佑觀俄以疾甚致某子除宝護閣待  
制二月二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遺奏  
回特贈中奉大夫娶教氏先三十年卒贈碩人  
生二子欽承事郎守司農寺主簿鉅迪功郎新  
特差充荆湖北路提点刑獄司幹办公子女四

人長適進士陳復之次適鄉貢進士胡夢得次  
適從政郎揚州江都縣丞章溶次適進士教清  
之再娶燕王宮宣州位宗室潭州益陽縣丞贈  
中大夫伯攄之女封碩人後一年卒生一子鉉  
承務郎新監江州在城稅務孫男二人滋法孫  
女四人俱幼七月壬午諸孤奉公之柩窆于縣  
之建安鄉金家井之原從治命也公性資剛方  
卒識正大而議論尤為簡嚴勁直善惡是非務  
出道理蒙而當為白又可蹈正色立朝其愛君  
憂世之誠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及故

公議浩然歸重晚既投閒專以養性清心為事  
扁所居曰正事悠然自得几微不見于顏面賓  
客非親與矣不安次郡縣吏乘時羅織公之親  
党文致之罪潛窺陰伺款摭細微以媚叔倖  
公視之如无彼亦不得毫毛之隙自偽季之說  
與鮮不變者公于國洛之本益加涵泳著止堂  
訓蒙一出蓋終始不變者也同蘇師只為節度  
使曰此韓氏之陽布也其禍韓氏必矣及引用  
兵曰禍其在此乎皆如公言著內治聖鑒二十  
卷訓蒙經解奏議外制并表牋雜著合為若干

卷藏于家塾某幸同朝一見如故相與日厚公  
之三子求銘謂知公之深者莫如其偶然未死  
尚何辭銘曰

矯矯彭公天子剛介季同淵邃言議正大自其  
筮仕憂國愛民登朝屢奏心乎愛君嘉邨簡  
寮極天下選遇事獻規務納于善重華違豫  
向寢有愆朝夕思慮不已于言螭陛直前老墀  
敏額言雖不用忠節愈自聖主危飛風雲是  
依无日不召擢居綸閣開口論事略无頽避志  
欲回天側目多忌叔姦孽牙惟公先知抗疏逆

折鳴鼓攻之上色為動公言益切固者縮頸驚  
吹胆決一去一亩消長遂分言者虽万无救然  
禁声生勢長附炎日盛太阿倒持竊弄威柄橫  
挑黠虜塗炭斯民赫然天誅公論復伸改弦之  
初与世更始曲突徙薪如公有几嗚呼天平不  
假之年身不及見徒為知言恩光優渥施及其  
子公凜如生誰賴有此九京可作非公誰歸金  
井之原过者式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一百三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贈特進婁公神  
道碑

國家中興八十餘年四朝以聖繼聖相守一道  
夫豈不欲復大雠歸侵疆而申締鄰好遵養時  
晦以俟天命盖其廟謨深矣比歲權臣竊弄威  
柄富貴已極猶以為未足假恢復之名以遺危  
溢之禍其黨又相與嗾之平章軍國益無忌憚

折鳴鼓攻之上色為動公言益切回者縮頸驚  
次胆決一去一苗消長遂分言者魚万无救然  
禁声生勢長附炎日盛太阿倒持窈弄威柄橫  
挑黠虜塗炭斯民赫然天誅公論復伸改弦之  
初与世更始曲突徙薪如公有几嗚呼天乎不  
假之年身不及見徒為知言恩光優渥施及其  
子公凜如生誰賴有此九京可作非公誰歸金  
井之原过者式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一百三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贈特進婁公神  
道碑

國家中興八十餘年四朝以聖繼聖相守一道  
夫豈不欲復大雠歸侵疆而申締鄰好遵養時  
晦以俟天命蓋其廟謨深矣比歲權臣窈弄威  
柄富貴已極猶以為未足假恢復之名以遠危  
溢之禍其黨又相與嗾之平章軍國益無忌憚

一旦妄戮以債帥為方台以驕兵當犬羊人人  
知其必危競進者方縱史以苟爵位不在其位  
者固不容強聒任于朝者雖面從而腹非無敢  
有誦言爭之者時惟婁公機以直諫之資抗議  
無所回撓一為御史即上疏明辯之是時權臣  
雖倡此議猶未敢自任鄧友龍初不知兵將淮  
漕右騰書投台妄荐大將既叨召還專主此議  
為侍御史為給事中公皆與為寮每語及此未  
始不奮然力詆以為必敗國事友龍至不能堪  
曰不逐此人則異議者不已公亦自以不合丐

歸除職與郡竟求奉祠會泗州獲捷友龍上表  
稱賀自以為勢當如破竹羣議競賀諫大夫遂  
以詆公褫職罷祠此開禧二年之五月也已而  
延敵致寇塗炭數郡奸黨失措始愧公之言八  
月再畀祠祿明年二月復職十一月乞惡既誅  
大明斥陟天子思公之忠十二月除吏部侍郎  
兼太子左庶子嘉定改元正月到闕兼太子詹  
事五月除給事中兼權工部尚書七月除禮部  
尚書兼給事中八月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  
賓客十月參知政事蓋公天資忠鯁不畏強禦

逆折兵鋒言雖不用而後日皆驗先見敢言人所畏服既坐廟堂不以詞色假人相與維持和議密贊更化惜乎年高疾侵奉身而退居無何考終于家經濟未究孰不興殄瘁之悲諸孤以鑰同宗同朝交情之厚既葬而求銘義不得以老退為解先書立朝之大節系以言行履歷之詳而銘之惟樓氏自武王封夏禹之後東樓公于杞而始得姓後有食采于婁者別為婁氏其寔則一宗也建信侯在漢為劉蟬聯數十世至郊事吳越避武肅王嫌名始復為婁仕左千牛

衛上將軍占數嘉興五傳而至公之曾祖諱億億生乾曜俱為將仕郎父壽朝奉郎以公貴三世累贈少保少傅少師曾祖妣杜氏祖妣鄧氏顧氏妣郭氏為譙國崇國榮國成國夫人少師莊重有家法教子甚嚴公其第三子也字彥叢幼而穎悟日誦數百言能自刻苦長益奮勵談貫經史百家之書作文直欲以左氏班馬韓柳為標的或謂其持論太高公曰他日以此致君澤民要當自立詎可苟循時好蓋其立志已不凡矣兩上鄉書乾道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左迪

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丁戌國憂服除主和之  
含山簿銅城有八十四圩遭夏潦大壞僅存其  
一郡以委公役工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優給  
庸直時犒酒炙器用材植一出于官民樂勸趨  
兩旬告畢邑人歎服磨石以記七榻淮邑率以  
治辦聞荐章交上尋丞於潛漕使檄公攝宰之  
闕潛川以蚕桑為命織紡貿易至于再稅公首  
罷其一民甚德之酒坊縣計所仰久廢弗葺公  
大脩酒政歲羨息錢近二十萬日以寬裕先代  
輸貧民之奇稅寢以及四等戶所被廣矣版籍

既亡有產去稅存之害公一新之獄訟幾絕庭  
空圖虛治行稱最邑素無學大比無應選之士  
公首建夫子廟啟庠序擇師儒士有以養李廷  
光首預賓送擢賢科親書桂枝坊以表其廬士  
益知勸政聲上聞有旨都堂省察以少師得疾  
而歸既遭外艱士民莫不借留旬旬奔慰縞素  
盈門公性至孝居喪盡禮手書法嚴經法華經  
以伸冥報免喪為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嘗易  
淮東已而復舊淳熙十二年以舉主改宣教郎  
知衢州西安縣十六年光宗覃恩賜銀緋縣當



舟車之衝號難治公以學道愛人自任不可干以私有騰謗者不為動巨室買地為塋域數地遇石復索元價公曰設得金將歸誰守督賦峻厲公不忍施一筭課亦不乏親閱案籍豫定役次民服其公紹興二年通判饒州五年皇上踐阼轉朝請郎慶元二年到官事多關決而無侵官之嫌滯訟隨以清省一重囚獄具欲上察其誣白郡覆鞫之得不寃死又二人已經詳覆以其可疑者同太守以聞俱得減等參政袁公說友帥蜀辟議幕不就攝州及南康諸臺益稱其

能相率列荐內相洪公邁稱道尤不容口謂公學有源委工詞章身端行治既以叙公所輯漢隸字源又以監司科荐之丞相京公一見即除幹辦諸軍審計司五年之七月也輪對奏祖宗盛時吏祿兵廩歲不過緡錢十數萬熙寧月支四萬南渡無歲不用兵月猶不及百萬乾道已支百六十萬欲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疑慮之弊六年十一月遷宗正寺主簿嘉泰元年為太常博士祕書郎請續編中興閣館書目又請寬郵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以惠國公始就外

傅遴選學官以公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國公銳  
情學問公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脩身  
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寘之坐右朝夕觀省  
嘗謂公曰今日甚熱禁廷深邃尚爾問閤細民  
豈能堪之公以奏聞上問昨日與先生說何事  
國公具言之上喜曰唐文宗但云人皆苦炎熱  
我愛夏日長更無一句及百姓此意過之遠矣  
又嘗語孝宗戒食蛤蜊事國公曰此無他只是  
廣好生之意公隨事開明多所裨益三年除太  
常丞仍兼資善旋兼右漕郎官五月為祕書省

著作郎尋以民曹事煩改兼駕部以專訓導都  
城大火命百官條具闕政公力言三弊謂朝臣  
務為承奉不能出己見以裨國論外臣不稱其  
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為交結而不  
知訓閱以強軍律時公年七十丐閒上以資善  
倚重不允周旋四載不懈益虔同寮予告公每  
當之首尾如一日國公矐頤最親字畫少差必  
求是正公深于小學辨析如響又著廣干祿字  
一編國公得之尤喜命講官戴公溪為之跋四  
年六月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已頒國公

戀：幾不忍捨公亦為之感涕入臺省論近時  
士風薄惡聞者聳然又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  
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  
害千里時小史蘇師旦怙勢罔作蒙蔽自私語  
及者必罪去而獨憚公嘗與閣門納謁公于寒  
暄外他無所及師旦俛首不敢吐一詞而去兵  
端方開惟公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亦  
孰不願今士卒驕逸遽驅于鋒鏑之下人才難  
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權臣

聞之不說所議愈密外廷罔測公又上疏極論  
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惶惑友龍  
方為臺端主議甚力公日以苦語勸之且曰今  
日大將為誰計臣孰任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  
其可用乎開禧改元六月除右正言兼侍諸首  
論廣畜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衙管  
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  
緩急八月除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閏月真  
除今丞相史公樞密宇文公同省每會坐親見  
公力詆文龍用兵之說會有旨令宰執侍從臺

諫集議公義形於色畧不少變聞欲以公宣諭  
荆襄公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聞邊  
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春初卒以此去四月  
聞諸道遊兵謂善老矣无所施力惟晨香致禱  
願夫佑國家以安邊境及聞泗捷愈增憂危且  
曰若司此成功以據高文之宿憤老臣雖死亦  
幸請官尚何言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未几  
還朝德望益隆鷹鶴精神照映朝列人莫不想  
聞風來見上首論三事謂至公始可以服天  
下權臣以私意橫主敗國殄民今惟當行以至

公若曰私恩未報首為汲引私讎未復且為沮  
抑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次論兩淮招  
集取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  
其勤惰必為後害仍請儉柅權臣內侍等所籍  
家貲專為養兵之助天顏說穆玉音嘉獎曰  
太子尚小煩卿教導待卿久矣公謝以衰莫老  
昏恐無次補儲德上曰昨已除詹事猶未知  
邪皇太子念公最篤嘗親書問安否以多事  
未果發聞公來歸問信絡繹仍致前書以示不  
忘之眷自是簡注尤深而東宮愈加愛重矣

公在還部守法革弊吏銓為清有里人故任天  
官喪未舉而子赴調公謂俊既冒法禁而部胥  
亦之問即挺數吏使之治葬而後朱聞者躓之  
上望治甚切公奏古人為國之心頃刻不忘而  
望治之誠未嘗以自月冀夫子无欲速之戒誠  
以維持成就非可亟國而驟致也又言首舉貴  
公乞下權部具朝官親族有赴廷對者並與免  
差御試諸位官以絕異議嘗繳奏海巡八廂親  
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惠旨太濫乞收寢  
未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上顧宰臣曰

所繳極帝庶不為小人欺隱又稱至再三上  
以皇太子春秋鼎盛欲使與聞廟論語知民  
瘼命日侍所朝宰執並兼官官仍時赴官會議  
公為宮端益思所以裨助遂取舊所著歷代帝  
王總要一書加以潤色上下三千年間召道之  
汙隆治效之優劣綱舉領挈燦然畢陳俾公為  
之序以備參史之餘可用考訂儲扁尤以為要  
覽將以飛煌求言公奏和議角成先務安靜葺  
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  
國威又謂臺諫論奏以為月課若政有闕失人

有非賢或除授之不當患在不知之則恐去之不亟當隨事輒言無嫌於數所論皆切於時既登兩地當年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弊蠹紛然公弥縫協恭裨贊為多重愷名器持衝法度進退人物自言可否不市私思不避嫌怒有舉直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仕除公曰如此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伸若至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陞朝官賞陳乞封贈公曰士夫辛勤一第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万以白身得之斷不可行嘉定二年

八月臨軒行皇太子冊命公攝中書令讀冊於廷百辟傾聽九月明堂為禮儀使前導趨拜如少壯烈儲君與公俱生於癸丑雖相去一甲子而生日同在仲秋先後才五日賜生餼詔曰九秋風露之清哀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我耆儒固已寵甚是年七十有七盛典縟儀適聚旬淡閒都省後堂久不講祝頌之禮公首當之貢闡方按鼓吹嚴更警場五使同坐堂上正用公之生朝公退而慶以詩公與諸公皆屬和尤為晚景一段美談冬再納祿子允三年五月

以禱而感疾復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既老  
猶起海濱留侯致病彊輔太子公弗敢復言益  
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上猶未許  
方刑詔旨云年雖耄矣初未聞智慮之昏志方  
浩然亦未見精神之憊公復叙四說以進懇請  
不已皇太子又遣宮寮勉留而去意堅決除  
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以歸近見親故上冢燔黃寢復康彊尋上林致  
之請忽感微疾猶取表奏展閱檢視命筆書偈  
頌諸子曰大期迫矣勿以藥來是夕遂薨實四

年十一月辛酉也享年七十有九累官正議大  
夫除買政殿大學士致仕爵至嘉典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陸伯戶國史實錄勅  
令會要皆嘗提舉纂脩道奏聞上為之震悼  
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旋以東宮徹章加  
贈特進賞延卹典如制皇太子贈奠加厚可  
謂哀榮矣娶徐氏大歲府典樂申之曾孫封異  
郡夫人先公四年卒子三人紹曾迪功郎紹則  
從事郎紹聃承務郎以公參豫俱監西京中嶽  
廟女一人適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知慶元府

程準孫二人續祖承務郎知於潛縣丞同祖尚  
幼女三人長適進士史沾次適承務郎監兩浙  
轉運司慶元府造船場程端節次適進士魯之  
績曾孫一楚孫女一亘年三月甲寅葬公于嘉  
興縣履仁鄉東列之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  
而家訓尤嚴親聞公言初弟拜親少師戒之曰  
得官誠為可喜然為官正自朱易尔其謹之義  
方類如此文不與輔郡紹興開寓公寄客多時  
莫賢朱少卿自號巖壑最為名勝次如董公弥  
大將方公侍郎務德滋方景南雲翼稅舜俞師

龍鮑任道仔聞人務德滋皆源流前輩詞章政  
事學問論議各有所長公從之游聞見益廣所  
著諸書悉有功於後學既以此教身又自初筮  
歷官所至可紀逢辰雖晚譽望已高擢用甚峻  
而士論遲之主暮日隆注意大用皇太子坐  
情宮寮雖在遠外念之不忘惟公侍資善最久  
輔導最勤碩遇尤渥然方居急流而抗議以沮  
權春翩然求閒不復顧忌一歸若將終身焉憂  
國一心耿：不少變再為聖主一出于霄直上  
違立愈偉老而益壯然用之太晚菴未及而疾



困之性篤孝友少師囑公以二弟模率貌相若  
愛之固深棟未冠而孤撫育訓飭卒為善士近  
歲先卒馳恩贈官詔特從之嘗命諸子以遺澤  
任二弟之子居鄰以誠接物不事緣師是非狂  
直判於語下不為後言人雖揮而服之周貧濟  
急尤篤姻黨生理素薄輸送自同編民門無雜  
賓亦無敢干以私者故廬僅庇風雨既歸闢丈  
室於左以東宮所書一軒榜以銀題朝夕游  
處足前殆不容旋馬清裁若不自犯而樂善好  
賢稱獎人才不遺寸長又訪問賢能政列姓名

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  
之知也近時小學日微公素耽嗜字源干祿用  
意最深好之者始知其為工作字道義行草俱  
勝隸古小篆動皆有法尺牘人多藏弄扁榜亦  
所在寶之公初來識公而同奉李吏部聖俞嘉  
言同在宗寺出班馬字類致公之意俾為序引  
則知公之相予有季矣既老復來公亦賜深而  
歸會當集議頒蓋於政事堂一見如平生歡同  
入兩地協心無閒議政餘閒商榷古今論文說  
詩亦時出法書名畫清談從容溫然如春事有

不可剛毅不回久而益敬真畏文也執別而歸  
書問時往來墨猶未乾而訃聞云亡之痛固非  
稠人比既受銘文之說偏以多病心志凋耗筆  
研盡廢日過故府惕然于中乞身欲歸僅能屬  
藁既不能發明潛德終有媿於公云銘曰  
婁之得姓實本東樓在漢為劉自建信侯往傷  
厥初及因避鏐累葉嘉禾義豐德脩惟公國器  
河圖天球文以教身仕學俱優立朝正色告后  
嘉猷寢登要津貴名日休權姦要國欲挑氈裘  
債帥總帥妄人運籌衆莫敢言徒懷私憂公獨

抗論力遏狂謀六月出師石爍金流人厭終締  
士困橐橐僅取邊壘捷書置郵自謂破竹期巧  
於袂老師致寇氣索語偷几如鄧隲欲棄涼州  
謂公立異屏居林丘一握不容衆若競味初謂  
沮軍末乃思婁元惡既誅舊德是求四皓來漢  
二老歸周聞于兩社克壯其猶祠宣協恭厚德  
鎮浮飢饉寇攘瘡痍未瘳弥終調燮相與咨諏  
勢方向平公去不留哀榮雖備急景已邁典刑  
已矣後孰與儔殄瘁悲深為銘諸幽尚爾後人  
先烈是侔

集英殿脩撰致仕贈先椽大夫曾公  
神道碑

宋興崇尚儒術振起一代之治直史館贈太師  
密國公南豐曾公致堯以文鳴當世直道正言  
事太宗真宗為名臣是生博士贈太師魯  
國公易古有文章政事材而往不台為文十餘  
萬言又著時議十卷荆國王文公忠其墓蓋首  
稱之六子皆登進士第達者三人曰鞏為中書  
舍人以道德文章名世學者宗之號南豐先生  
曰布位宰相謚文肅曰肇終翰林學士謚文昭

當元祐盛除徽皇初政再為詞臣氣節論議  
尤挺特卓偉名儒如上蔡龜山俱謂端嚴有大  
臣之風其後亦最盛後六十餘年曾孫刑部侍  
郎炎興從弟吏部尚書暎相繼取世科同為天  
子從臣故家文獻表、一時而南豐之曾益重  
於天下矣侍郎字南仲祖纁明春務擢第奉使  
數道歷知高部軍舒州甫強仕終承議郎贈左  
中奉大夫父協季十九以詞賦魁曾監一上不  
第則故古著書有雲莊集行於世終朝奉大夫  
知永州贈正奉大夫自文昭三世皆娶強氏文

憲公家永州始居湖之德清公細警悟能言即  
知讀書正奉語公曰吾家繇密魯二公至而祖  
雖皆取科第然師友淵源非止利祿而已汝當  
志其遠且大者因銘其書室曰求己以勉之公  
服膺義方益自刻勵從名儒授毛鄭詩紹興三  
十年入太學端明汪公應辰為司業深器之隆  
興元年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恭州海陵縣  
尉兼主簿時虜騎驚擾所在寇攘官吏多解散  
公曰巡徼職也吾其可去乎乃廣為榜諭以安  
集之親捕劇盜數十輩不以賞格介意而言於

理官兵燬之後宜從殺貸類得未減臺郡爭論  
薦將羅致幕下竟守職不就秩滿以闕迹及酬  
獎循左儒林郎調徽州教授篤意教養更新學  
官課試精密有自旁郡執經席下者奉二殺就  
養與其季變俱公立三樂齋以見志丞相周文  
忠公必大參政季忠文公彥穎繼為禮部侍郎  
與當路交上京削垂滿丁正奉憂服除再為溫  
川教授如所以治徽學者允經指授皆為時名  
人淳熙八年改通直郎知達康府江寧縣事轉  
奉議承議郎江寧軍民雜處治訟多牽制公不

以利害回撓一意字民獄行屢空催科無擾致  
感其惠皆先期樂輸摧排陞降悉得其實至役  
有不俟差而願充者公先於暇時撫前輩賢今  
嘉言善行與法令之所當守者為邑政類總一  
書講盡既詳故施於臨民迎刃而解父老詣臺  
府借留參政錢文惠公良臣師江東階監司上  
治最吏部侍郎沈公揆繼將漕又請亟加獎拔  
以為天下治色者勸任滿命赴都堂審察十五  
年以明堂恩賜終衣銀魚十一月幹辦行在諸  
同糧料院  
光宗覃恩暨季勞轉朝奉朝散郎

勸上垂意經術恪守祖訓听納忠譙中遠私  
昵杜絕用例之弊申嚴賊墨之料遴選邊將久  
任帥守停印造以重楮券禁銷泚以羨銅錢廣  
和余以厚邦儲弊逋負以寬民力皆當世急務  
餘尚書五部郎中治左曾事躬理文業滯訟頓  
清九月充金國正旦國信使將行值憲聖慈  
烈之喪既赴境諭使去樂接伴納合厚之以它  
辭簡權故京地前導奏胡伎公叱正之比押宴  
者至猶然公避席不拜引義詰責往復論難竟  
去口宣賜樂等諸始就位授館燕山凡命宴皆

請去樂及罷燕射虜悉勉從使還未嘗道其事  
惟以講求內治諄々為上言之始文昭嘗使  
朔方增重國體及是有問公家世以南豐對稱  
嘆名家者再知典刑之所存也四年以竣事轉  
朝散大夫六月復除戶部郎中總領進西江東  
軍馬錢糧諸郡賦本時入侵欺移用其目寔船  
納運弊蠹特甚緡錢失期者三百萬餘它物稱  
是師不宿飽公奏請不請路朝以兩月起發且  
議賞罰上可之公復手疏屬部約以不多為  
文書不遣吏率要東既定輸送以時凡部遵當

紹熙元年八月遷大理寺主簿以新制無左評  
事究心詳讞稱為平允論對請選劇縣歲命近  
臣舉歷任二人以拔之先拘資格隨事旌賞治  
有殊績則待以不次又請申飭余酷征稅之禁  
利害詳明時論躐之二年八月除司農寺丞被  
旨和余米石五十萬選屬吏之才者授以成筭  
戒以苛取不趣而辦三年轉朝請郎九月丁母  
碩人憂五年十一月擢知温州慶元元年三月  
陞辭復申劇邑薦舉為令之議又請稽板籍聯  
保伍決巡尉之罷欽者求嘉號多士素服公化

故教令所不識用勸闕良田以贍學勗養濟  
院以醫廩其廢疾无告者民產子棄而弗字月  
以公錢給乳哺者賞金活甚衆二季秋未權颺  
風淫雨海溢為菑樂清尤酷具舟筏畚竭以濟  
捍之極意賑卹奏蠲丁錢數千緡水退脩築瑞  
安石岡及平陽三斗門為東塘以殺其衝皆使  
可久至今人賴其利公正身帥下細大畢舉戢  
吏拊民以循良称里社生為丘祠且碑以絕其  
德於相葛文定公邲鎮越及諸使者皆以最列  
三季轉朝奉大夫三季召赴行在所四月入對

進秩者面以奏剡授之競知趨勸軍給以饒五  
季轉朝請大夫七月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  
轉運副使首廩所部疾苦民有被訟久弊而訟  
者夜匿不出乃成都縣必兩造但集始得予決  
自是良愿无擾姦无容欺季詔上便民事公奏  
請奏部使者以翻許之多寡當否為縣令殿最  
詳列賦稅不契券之首以革產去稅存之患二  
稅不許高價折估獄案以時奏報定物力造獄  
官多見施行又奏倚閣上四州積負鹽本併免  
州縣所負正稅及虧收錢合十有六万緡累歲

困於郡邑囚繫者呼舞散去而漕計視始至增  
錯百万悉付來者以寬氓征嘉泰元年三月詔  
入奏計因論屬縣掎克之弊謂縣有內外內縣  
於州取給故苗稅征商悉歸于州若外縣則俸  
給衣糧与凡支費不一而足今為郡者苗稅或  
槩輸於州倉征商或使它官吏侵復為縣者及  
籍以旁征巧取四行无忌小民赴許郡不敢諸  
宜戒其交相規奪 上嘉納之除樞密院檢誥  
諸房文字歷右司左司郎中兼隸脩勅令官二  
季三月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歲中偏

居宰椽裨贊為多四月除起居舍人囚直前奏  
事請搜舉遺逸長吏禮遣詣闕以備咨訪九月  
勅令所脩進慶元條法事類轉朝議大夫十一  
月除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同詳定勅令十二  
月轉中奉大夫尋改纂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  
檢討官三季四月除權侍郎賜服金紫經筵讀  
兩朝寶訓終篇轉中大夫公持心忠恕臨事明  
審毋謂刑獄為生民之命必使姦豪畏法吏不  
舞文乃可言政廣右鉅商虐死其弟流竄逃歸  
輒從外臺民正後有許者下疎待閱實權門諸



用事者表裏寺吏曲為道地縱補文書肆為誕  
嫚公察其姦就付京兆獄吏求解万端公持不  
少貸且併劾商人罪卒以是去六月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史院進 孝宗 光宗實錄轉太  
中大夫郊祀恩封曲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開禧三季轉通議大夫嘉定改元 皇上更化  
盡起故老二月公被命守婺未几改姑孰勇行  
枕郡適師旅飢饉之後勞來流徙寬隨節費政  
聲徹聞至袂感羣眩疾會合肥擇帥詔以集英  
殿脩撰移鎮公曰臣弓事君東西惟命今既屬

推舉其季又以正奉遣澤及公郊恩任二從子  
內外族嬭以至鄉黨鄰里婚葬急難必賑而助  
焉待人接物謙抑有加而律已持正不可迴奪  
數歷中外徇翔久之始登桀從既不得其職而  
去杜門却掃豁園數畝杖屨徜徉自號覺翁因  
以名菴晚年意枉簡默所造益深繇少至老好  
學不倦六經子史手自校定且以諸史傳記攷  
釋資治通鑑續於考異後短章大篇允所述作  
率皆溫潤典雅而楷法行草見謂精詣尺憤言  
判好事者歲奔為榮有覺菴集與邑政總類歲

于家公既葬，掄以校書郎陳君貴謙之狀來曰：先君子於法當得謚，將有請矣。願先為銘詩表于隧，遺慨念在首先。太師岐公初掌奏，即正奉接武周行，一特列院有子若弟，多為新進士。某於公事契，既深襟期，莫逆揖事西垣，公丞大農，俱奉親輿，升堅展敬，兩仕永嘉，戴筆左瀕，皆有在前之媿。及其起於挂冠，公方奏最，潘部同奉生落，如晨星日，後公歸以尉遲，莫而公薨矣。公長於公四歲，亦豈久於世者？死生契闊，撫事興悲，哀願何足言。文惟公不負文獻之傳，故立

疾焉，可冒為正免之章。數上有旨，輟行治姑孰如故。雖益軍息民為國，遂慮而疾日以侵，求去益聖。二年二月，竟遂祠，請復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宗祀禮成，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四年，自為奏述出處大槩，乞骸骨，詔以通奉大夫仍本職致仕。越數日薨，實正月二十日甲辰也。享年七十有一。遺奏聞，以光祿大夫告弟官。其後如格，八月丙午，葬于臨安府錢塘縣欽賢鄉西路山先塋之次，從所自卜也。娶九江王氏，封碩人。克有令德，善相夫子。先十年卒。子掄承

務郎前監嘉興府都稅務女適承事郎新知婺  
州東陽縣陳貴試孫仲良登仕郎公資稟純明  
器識越遠事親盡禮謹守家法妙年決科安於  
平進自海陵赴調有同姓為聘使者虜問其氏  
疾自言蜀人又閩南豐後孰在班列既歸以吾  
於是朝廷始加搜訪時相意屬公而公方欲從  
校官卒故業遂為新安之行不復以姓名通未  
受代三十六日遭外谿既免喪或以銓制方嚴  
欲為圖賞典以補餘日公亦不顧竟遲次六年  
而前舉者皆无恙佑於勢利迺如是先世資產

本朝使隣壤挺、有祖風烈詩云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非公之謂貶銘其可辭銘曰  
惟曾受氏曲列始封舞雩之傳望于南豐有戶  
部：事我二宗博士繼之顯不在躬六子聯芳  
弟上考功德望彰徹曰文昭公木厚、深寔生  
覺翁學以求己中積外克早挹世科奏最一同  
翱翔周行敷歷西東仗節殊鄰氣奮夷或外庸  
既訖從上法官進難退易先哲之風聖化更新  
起於間中申畀鉅藩疾已內攻施弗盡才奄其  
令終西谿之原父祖是從後來方興銘詔止窮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

四明樓

銜大防

神道碑

簽士樞密院事致仕贈資政殿李士

正惠林公神道碑

同禧三年十有一月四日有旨樓公林大中召  
赴行在先是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專國弄權妄  
啓兵端禍及南北生靈國勢几殆公主上赫然  
震怒俾誅殛之更化善治之始才一日而有此  
命公足以當此矣公何以堪之公字和叔婺之

永康人曾祖祿太子少保妣陳氏咸寧郡夫人  
祖邦太子少傅妣姚氏高平郡夫人考茂臣太  
子少師妣李氏信安郡夫人皆以公貴追贈初  
少傅隨母嫁盧氏再世承其姓公始復為林公  
少篤志向孝文章自出机杼紹興二十七年入  
太李文行俱高士論歸重三十年登進士科調  
左迪功郎湖州烏程縣主簿貧甚俸薄郡欲月  
有增饒卒謝之所立己如此乾道六年丞貴池  
用薦者改左宣教郎淳熙三年如撫州金谿縣  
郡督財計太急公堅請寬以數月不敢有負又

胎出至四主不昕公取告朽袖之州永劾而去  
守媿謝許之邑民感公之深恐其受責競輸于  
郡已而視歲額反加焉差役盡公多端寬卹受  
役者免異詞有先一年而預定者丁少師憂役  
人泣曰反設我矣七年知湖州長吳果在浙右  
号難治公益究心官事民情字洽若有相之者  
縣境高於太湖歲旱河涸米價翔貴已有攘奪  
之患民寡蓋藏官免羸畜公方憂慮而免策夜  
半涌水自荻浦灌河声震數里米舟輻湊園境  
以為神和買比徑界前增四之三公必欲寬之

推見衆弊獲免者五千餘戶增輸以實者帖給  
訟牒必竟曲直不許私和或謂恐益多事公曰  
此乃省事之法也以是鉅訟日稀期限寬而信  
可展而不可迫去如始至所下文移免一抵遺  
于民間二邑遺愛迄今未泯也唐侍郎像之力  
荐于朝十年幹办行在諸司糧料院十二年冬  
求補外同擬者四人 孝宗皇帝指公与計衡  
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朕事官遂除太常寺主  
簿十四年遭内艰十六年夏除諸王宮大小李  
教授時 光宗皇帝初即位詔侍從舉察官戶

部葉尚書者等四人俱以公薦擢監察御史論  
事免所回挺紹熙改元三月御批賜公等曰臺  
綱正則朝廷理委寄匪輕言事竟察各有舊制  
茲示朕意宜務遵承公謂臺官不當踰越分守  
誠如聖訓然居此當以抗直敢言為稱朕遂与  
同列合奏又曰朕有常守期各務于遵承言所  
當言庶不孤于委寄自是風采益振五月遷殿  
中侍御史二年八月除侍御史三年三月兼侍  
講公之論事根于忠實上不求合于人生下亦  
不避嫌怨而愛君憂國務存大休毀譽皆有所

試梓彈元不聳服在臺首尾四年敢為稱取知  
靜江府陳賈將奏事之任知潭州趙善復得旨  
奏事皆極論而寢其命其論善俊也謂若欲收  
用宗室以彊本朝當擇其美者善俊何人而可  
當特召上問孰美公以知福州汝愚對退又申  
其說御批善俊與郡又兩日遂召汝愚此諫行  
言听之始也鄧司諫駟以忤旨後將作監公請  
曲加優客俾復舊職丞相留公正勻去公率同  
寮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路而  
伸議者之氣誦宰相之言它人不敢為也薦

公入臺而論其多可而元特操不可為執政與  
公奮故而論其回邪不靖不可與刑獄戶筵督  
迫州郡太甚公上彈章上曰別易一部何如  
對曰昨為刑部專為深刻易別部亦不可章至  
三上宣諭宰臣遣都司道上意公曰言事不  
行只有一去更元可商推者此語既聞竟與郡  
而去監文思院常良孫以頤遭重劾公奏此人  
死有餘責然其曾祖安民為元祐名臣高宗  
念其以忠直斤死擢其子同為中司願特免其  
真決寧加遠竄公勇于遂方用之從臣而奉

于一繫囚如此排擊回多此皆其著者至其論  
議尤為切直而當理首論君子小人大槩曰趨  
向果正雖小節可議不害為君子趨向不正雖  
小有可善不失為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元責  
其一節之過差以消沮其直大之氣不正者深  
絕其漸元以一節之可喜而長其姦偽之前則  
君子得以全其美而小人无所容其姦又論今  
日之事莫大于讎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  
不可忘然事變不常我有備而後可為彼有釁  
而後可乘恢復固未容輕議惟此念存于心則

陵寢如見于羨牆故曰如見其禾黍子以來天  
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人根本既立綱  
紀日張而治功可得而成矣雷雪求言公以事  
多中出䟽曰雷電之後大雪繼作則陰勝陽之  
明驗也當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夷狄得以窺  
中國女謁得以行于外堂論邊可謂今之言備  
邊者皆其細務尚遴選行實才略之人付以江  
淮荆襄經理之任使文武合為一道慶曆中分  
河北陝西各為四路悉用文臣為大帥武臣副  
之平時使之通情而共可則緩急可以協濟以



成功免可則同任托養士卒之責有事則獨當  
號今行營之寄久其任重其權則边防立而國  
勢張矣又奏律有別籍異財之禁祖父母父母  
今別籍者減一等而今美財者免罪淳熙勅令  
所看詳亦然今州縣不明法意父祖令美財者  
亦罪之知美風教之虛名而不知坏風教之實  
禍歟曰爰律文疏議及淳熙指揮若止令其異  
財初不折回戶籍自不應坐父母之罪其非理  
破蕩所異田宅者理為己分則不肖者亦萌昏  
賴之心而其餘子孫皆可自安實美化移風之

大要也詔頒行之至今為便江浙四路以和買  
折帛重困公奏有產則有稅于稅絹而折帛猶  
有說也和買其初先支帛而後輸絹中以帛與  
鹽分教均給後遂白納納韻今又使納折帛反  
成倍輸全失立法之本意欲求對補之策以寬  
民力而固邦本于是減其輸者三歲公初論版  
曹黜者凡月僅能去之繼論棘鄉至四章不  
報遂明以姓名申尚書省而力求補外政除吏  
部侍郎旬外祠除直室文閣與棘鄉俱與郡後  
省固奏番公且言當與被論者有別公尋知寧

國又改贛州而鄉以初去何正言異因對上  
謂曰林公好人朕甚念之已為易章貢見次矣  
顛為廂郡公一以平心處之文移期會動有成  
規裁斷曲直不可動搖所訟初有數百後惟十  
餘紙糧胥豪民為之束手所奏便民五事一論  
州之冗官冗職事而糜廩祿者可罷二請添置  
土軍弓兵三請以年分給諸色而禁科罰四乞  
禁廣象之民誘致盜掠郡人賣為奴婢五謂贛  
縣西武尉乞差文臣一負皆郡之急務五年七  
月主上登極趣召公還顛石至險公款行不

雨而水高數尺怪石尽沒浴謂之清漲殆出神  
助趙清獻公以後惟此時得之九月除中書舍  
人十二月遷給事中尋兼侍講公代言得制誥  
之休而繳詞批勅風裁如臺中時侂冑來見公  
接之免他語使人通問願內交又笑却之會  
彭倚郎龜年抗論侂冑甚切有旨侂冑特轉一  
官依所乞除在京宮觀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  
郡公尚在西掖公在鎖闈連名上疏謂次對不  
過在外之賤序及下于式鄉廩車之升番務則  
寃之已至况一去一番恩意不作去者不復得

侍左右番者既曰內祠則召見元時終不能遠  
請番龜年于經筵不然則命侂胄以外祠奉御  
筆龜年除朕與郡已為優異侂胄初元過尤罷  
朕奉祠亦不為過可並出又同繳奏龜年以  
真侍郎除朕典郡若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承  
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初元過尤則龜年論  
事乃出于愛 陛下之誠心豈為過呼恐自此  
元敢為 陛下出力論事者龜年既已決去侂  
胄難以獨番望于外任或于外祠以慰公議初  
趙丞相登政府汪象端為監察御史力攻之不

得遂罷去至是侂胄引為右史公又敢之改除  
公吏部侍郎益兩以言可得此官竟不拜除煥  
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時慶元二年公素聞贛上  
之最慶元鄉部也奉祠家居公之善政實親見  
之公清心寡欲元一物可以動其念日坐黃堂  
非二膳不入克勤小物如為長興宰時剖決民  
訟是非立办人固不敢干以私亦元可干者始  
居郡齋有盜若鬼神之狀人皇惑公以為此  
黠賊也必欲捕治已而果然前政所失器物亦  
皆得之由是姦人屏息公廉明敏皆安兩行之

不可辱精力有餘足以行其志城南有河而  
江浦抵隄下者數丈河漲潮登幾混為一行者  
病之間遇潮退隄決河水盡傾。自納郡熟同  
此害不知自奮几年矣鄉之有才智者欲謀而  
未遂公引之初不以語人在郡才數月樽斝浮  
費得贏貲二万緡一日委官置局命富室才力  
兼備者七人分董其役悉以石為之吏不得与  
民不知擾指日而成砥平繩直自甬木橋以至  
北渡凡二十五里有欲記者公曰何用而利及  
永久民用歌之二年求祠至于再三始得請郡

人曰守有三林後林尤冠謂侍郎栗郎中祈皆  
在前有聲也得守如此未固有所褒進又不留  
以福吾州乃聽其求闕耶未行銀臺駁論鑄職  
罷祠而歸老穉攀留嗟惋如出一口公怡然而  
行五年四月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六年引經有  
請復元職致仕未几御史承夙旨論列擁四明  
異政一上為最謬再落職公道安在哉嘉泰三  
年十月再復職一固一紀退然一布衣也去邑  
居三里所得氣渾之場作莊園其上最得一縣  
勝迤时挾書以往客至則銜梅菊取路魚以佐

酒談笑自適亭樹隨意有獨樂之風或謂公不以書入脩以縱不求福亦欲免禍公則曰禍福皆天也豈智力所能移乎進譽既啓朝夕憂之歎曰恢復之名則不可讓權臣之心則不可知今欲宗社再安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權臣不可既有召命令州軍以禮津遣又促其行始到闕而吏部尚書之命已五日矣內引奏對玉音嘉獎公首論防微杜漸無求更化之名必務更化之實次歷陳朱熹彭龜年呂祖儉以排擊侂冑皆以貶死其它類此者量輕重旌表之以

伸其寃且以為直言之勸末謂侂冑之竊權隙自強之貪吝官有定價乞嚴賊吏之罪是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閏四月命宰執並兼東宮官公兼太子賓客公抱負所奉中外俱有聲績及在兩府當侂冑殘毒之餘未易經理事之當為難誠以佐其長但論事之是否不僱身之利害亦不暇僱忌而後發嘗在榻前議鄉講解事上曰朕為生靈不憚屈已事定之後亦款與鄉等作家計侂冑十三年敵政豈可不革公與同列謝且賀曰陛下之言

及此國之禍也退為所親言年將八十豈堪勞  
動獨念和議未成未能体承至訓益革杖俸為  
經久之計略遂此心則乞身以歸然和使未回  
而公薨矣庠帥王補初往通好虜忽謂之曰近  
報韓侂胄已就戮矣又問公与公同日被召二  
人如何王以實對歸誦其語公以語公且益相  
勉不可忘也公孝于親友爱諸弟既終信安夫  
人之喪悉以先疇分与之又官其從子二人自  
奉<sup>甚</sup>薄清俸之餘以給宗黨莊敬好礼不惡而  
爰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讀書至老不倦郡齋公

退躬督諸孫課程吏卒或聞洛誦声而不識其  
面悼亡之後自言于鉅蚤没而三孫足以承家  
清修凡二十年尤人所難家居不以事干州縣  
守令能訪利病則極口告之接人深有恩意与  
浼以外事鉅至親不答也所居殊陋既貴不改  
出以二僕肩輿僅免徒行而已素不求人知人  
自服其大節朱待制嘗貽書朝士有曰林和叔  
初不識之但聞其八莖元一事不中的去國二  
節風誼凜然當于右人中求之後同在從班相  
得愈深公文詞淳實如其為人未嘗免用而祚

有奏議十卷外制三卷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冒  
暑得病犹自力以趨朝謁六月壬申薨于位  
上為之震悼輟視朝賜水銀龙腦及銀絹各五  
百東宮亦致賻焉享年七十有八積官至朝議  
大夫爵東陽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一  
百戶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有司將設輓祭  
夕辵之以二年十一月己未葬公于其之長安  
鄉南塘山之原有司定謚曰正惠特添差從子  
箴為奏之司戶叅軍護其葬朝首轉運司應辦  
可謂終始哀榮矣娶趙氏先十八年卒贈永嘉

郡夫人至是合祔焉子簡以公樞府恩例特贈  
登仕郎女七人長適從子即新汀州州學教授  
陳鋪次適進士朝一之王樾宣教郎新通判臨  
安軍府可應愁之國學生喬時敏里士趙遜孫  
穉孫三人楷從並迪功郎監西京中嶽廟棧迪  
功郎新湖州歸安縣主簿楷實承重解官曾孫  
四人子熙子點並將仕即餘未名女五人尚幼  
公操矧自高望之儼然若不可以搨酌臭味苟  
同散如平生始在官庠公為考功郎一見傾蓋  
公久在御史府入後省尚紹熙間各款維持

公議往，不訟而同，交情由是益厚。已又同司  
論駁相隨，出園託苑桑梓，別後俱墜百謫。自謂  
此生不復再見矣。赴闕之初，握手笑且教相語  
曰：吾儕相逢，此殆天也。嘗為龜潭賦大篇，公見  
而喜，寄烏絲欄使出之。公取友固多，晚而出處  
略相似，名位相上下，未有如公者。非所謂君子  
之交淡以成者邪？天下慙遺喪，此元老殄瘁之  
悲，大非宜人。此播等求銘義，不容辭發揮幽光  
愧弗克，稱詩曰：吾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范太史稱司馬溫公曰：其清似水而墜

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嗚呼！林公其几  
於是乎？銘曰：  
儒者制行，或流于換徇。欽林公行，几於全喜。怒  
未發，公名斯待。祭而中節，以表公边。孝以致身，  
政非及民。秉心無競，掇皮皆真。其區灌阿，競石  
清漲。心与天通，動有陰相。慎終如始，視險若夷。  
非通非介，不几不徧。遇事敢言，獨立不懼。兩感  
天官，不合則去。號立不欺，藹然吏師。四明之政，  
實親見之。風生栢之吁者，瑣園百謫。橫加清声，  
四達。歸老龜潭，若將終身。更化之初，首圖四人。



上喜見公碑式者所望尊朝廷名落夷虜經綸  
未究胡不怒遺一鑑云亡殄瘁何悲于產遺愛  
叔尚遺直孰其兼之視此銘刻

中書舍人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

公諱而點字子与处州青田人陳姓出于省為  
其來遠矣九世祖名師訕吳城王時為銀青光  
祿大夫積勳上柱國曾祖主贈宣奉大夫祖沒  
錫擢紹聖四年進士第仕至左朝請大夫秘閣  
修撰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贈中奉大夫  
高宗駐蹕會稽朝廷草創顏頤隆與護之力為

多處名甚聳直道自持不能与时高下一亦不  
復士論惜之父棣篤孝有賢行奉議節通判潭  
州贈中大夫妣葉氏馮氏俱封孺人贈碩人公  
葉出碩人石林先生從兄之女也公承家訓少  
有場屋声八太孝符預薦連丁内外艰淳熙八  
年以南省第六人登甲科授從事郎平江府現  
察推官樞密丘公密為守屢以職事爭办丘公  
或馮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霽執論如初  
至于再三竟不能奪自尔公所出擬望而推之  
樞密羅公黜以浙西提舉兼府事奉兩司事允

大小悉以屬公行荒政修水利決積訟皆公友  
右之除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再歲迂國子  
正日進諸生問難經史而疾私謁所援多宿李  
有行誼之士時重華寢疾先宗亦不豫省  
勤問疏或夙戒而中止物論紛然公謂上實被  
疾而問其心者得以肆其和說同疑成良道至  
積阻上疏備言之讀者以為办而不激直而有  
礼壻休父子之至情又嘗代程班兩疏天覆至  
數千言皆對切出于衷誠出及則悲傷感泣不  
能自己愛君憂國其深切類此尋遷太學博士

主上即位之初輪對首陳三事曰畏天命曰法  
祖宗曰結人心敷叙詳明用故事不紉副封時  
宰以公嘗出其門不以間見固已不樂至是以  
為輕我且曰是不尊廟堂也奏令赴吏部銓  
上独喜公所奏遷大理寺主簿人為之憤公曰  
上知我矣欣然就職素不讀律而原情引斷法  
家自以為不及亟將作監又几年登司農大事  
除江浙十一州運米外餘仰和采中余以功載  
計淳熙初州郡歲額擢降本緡年計一百六十  
八万是時年豐楮重本至迫登後又議寬減加

以虛額及收馬料等凡減去二十餘萬有奇中  
熟僅可支吾一或不登則凜有乏異之懼公與  
同列究澈源權輕重為之少裕時權倖方張公  
不少屈遲回久之乃外知奉以陛辭陳農寺四  
弊三策且曰此其在有司者耳弊在朝家有大  
於此者乾道二年一歲除馬軍一司二十二萬  
石之外實支一百三十八萬餘石烏司既已移  
屯而紹熙以來不下支一百六十万此臣所未  
解也願究昔之所以省今之所以多力圖而痛  
革之然後採三策而去四弊庶几國計稍可為

官吏亦得以任責上從公言方議施行而不  
樂者益衆言者有未作縣不當守邊為辭公上  
祠請改知衢州當舟車之衝訟繁事夥將迎  
免虛日公謂財裕則可以行志間閱歲入之籍  
痛勸浮費力裁厨傳用既不闕時有顯減得以  
裕民寓公服其夙裁軍士犒給免闕而憚其戾  
愛民如子惜官卒不啻己私或用至數十緡拊  
心歎息曰此皆民之膏血筮楚所取安可輕用  
耶秩滿視帑藏元額餘十四萬緡更請上聞公  
曰吾豈以羨餘取世資者止以少過旧授申蔡

留其贏以寬征取召赴行在首奏農寺和采歲  
歉價增富商大賈及操其權以邀厚利不若乘  
此粒米狼戾之時廣行收貯積及三百石則可  
以備凶年之急矣又言役法之弊欲以限田視  
品秩為等限以止法三品以上自依旧法四品  
至六品止於曾孫七品至正八品止于孫從八  
品止于子八品而未嘗歷任与九品正于本身  
一依宣和舊法子孫自致通顯者別計庶官戶  
既有限節下戶可以少寬詭寄之弊亦可漸革  
除戶部右曹郎官嘉泰四年都市大史延熾者

部家人進饌公輟七箸曰主上无失德皆莫  
邪致此言畢流涕會求直言遂極論弊事大略  
謂西漢之末人主无甚过行後以上下偷安風  
俗脂膏漫成衰弱併論賦吏償帥及士風日偷  
州郡數易皆國政之大者又言晉之南渡未嘗  
与虜和故不弛備而戰亦不懼今上下恃和為  
安將驕卒怨虜勢虽衰未易乘也遷右司郎官  
時叔臣專制政柄貪相濁亂朝綱公与今知樞  
密院雷公弥縫其間一裁以法虽尽所職而念  
去己深遷軍器監平章之初方觀衆情向背公

一見首求外補旁觀者為公危之公曰吾意已  
久非容心于矯也遂以直室謨固為福建路提  
點刑職訟訴萃于憲司明恕而行処決不倦人  
以下究時方用兵征求益繁建有飢民鈔略逮  
繫百數公謂皆迫于衣食不足深治取為首數  
人寘之輕典餘悉縱遣之召還論虜事皆深長  
之思切中時務復歸旧著不數日元惡就誅遂  
除中書以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未几擢起居舍  
人兼太子侍講進兼侍讀兼左諭德公講讀之  
際至人道大綱治乱大端 祖宗立國之本意

必反覆陳述太子為之起敬听者聳然立竦之  
初首陳西蜀兵事謂重兵駐漢沔東南禁放不  
能為之輕重咸下者漢沔之根柢也今漢中三  
大軍无慮十萬而成都之兵不滿百何以制未  
大之患逆賊之變至无敢抗者謂宜如楊庠帥  
司增置親兵增募屬縣之卒庶足以鎮一方  
緩急可以倚仗策無便于此嘉定初无當兵荒  
之餘久旱飛蝗人情惶惑或謂 成肅毅制未  
終 主上不應親出禱兩公直前奏謂出而于  
逸于暇吁規則不可若猶 仁皇禱雨太一故

事親屈方乘為民一出則人皆知以陛下聞  
雨之切人心悅而天意解孚必矣上為之感  
動越三日車駕禱于太一宮甘雨隨車都人歡  
呼步亦中熟進起居郎未踰月兼中書舍人  
尋為真公既代言詞尚体要隨職戒諭不為虛  
美遇有繳奏身任其責奏或未下不憚繼入  
闕大休漸不可長者必痛抑一二以警其餘末  
節細故亦不屑也詔求時政闕失公言太上  
知天其次畏天其下慢天知天若與畏天者存  
慢天者亡請以周事明之文王事天故以之與

成王宣王以畏天而存房王幽王以慢天而亡  
累世繼承祈天永命中更變亂而天命人心弥  
久弥固者在此也陛下即位十有六年恭儉  
之心敬畏之誠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是陛下  
有其心矣夫有其心者必有其政有其政者必  
有其事苟德意未宣政事多闕是殆未知推其  
所為而已公前後論奏於天命人心之際必反  
覆開說指切事情雖不盡見于施以而立論率  
可稱述公素多疾至是以久次方擬進擢而公  
之病矣二年十二月壬午卒于位享年六十

有六積階至通議大夫遺奏回贈宣奉大夫以  
皇太子冊室恩贈光祿大夫爵青田果園國男  
食邑三百戶先三日設榻正堂至是歛穉危坐  
而逝回以家事一免所答識与不識莫不傷正  
人之云亡 上深惜之賻贈加禮贈官之制首  
引唐文皇之言曰攻也若在當以中書令知之  
亦足以見眷遇之深矣 皇太子尤為惻然三  
年二月諸孤奉公之柩以歸十二月甲申葬于  
鳴鶴鄉慈明之原公取同邑朱氏封碩人子仲  
堪迪功即福州羅源縣主簿仲埴承務郎仲均

國學生先公九年卒仲埴仲坊掇以公致仕遺  
表恩補承務通仕郎女二人文林郎新汀州  
李教授孔夢符迪功郎鎮江府延陵鎮稅兼煙  
火公事盛立礼其婿也孫男女五人尚幼公性  
素剛交際簡淡其不為阿附人以為難公蓋優  
為之幕王陵汲長孺為人少作見剛錄以寓意  
其哭知樞密院胡公晉臣文曰朝有正臣其國  
乃重漢曰汲蕭唐称魏宋誼形于色賁育其勇  
或招麾之亢京不動其抱負如此三登朝者二  
十餘年終以落 不為當路所知自博士左遷

遠近清要吏化以來始遂向用以世道為己任  
嘗曰世之不治非謂元法：亂之弊也救時之  
相固不易得苟得平心守法者其庶几乎蓋自  
訟也孝友勤儉得于家傳碩人能承公意謹奉  
甘旨既畢葬送弟妹婚嫁謹奉先志事兄如事  
父春冬賜帛必先奉其兄而後入私室既又推  
所遺田宅悉以子弟自奉如未遇時所居才  
蔽風雨作諸雖多錄其得意者文尤簡古字出  
端方如其為人公靜默戾重出於天資兒時已  
如成人及長左右規矩風祿益峻起居飲食之

處終始如一喜愠不見於辭色虽家人莫窺其  
際笑語有度使人意消讀書觀大略苟有會心  
處則涵詠充廣必使心通意解達於踐履執喪  
哀慕之餘一意探討免喪始登東萊呂太史之  
門一見氣合相与質疑解惑由是聞見益明而  
所守愈定矣有談齋筆談淇淥遺上壁水雜  
著西掖類藁經進講解及奏議各藏于家此皆右  
使王公介狀公行之詞也仲堪等求銘于公自  
念及識潭州已服其賢後与公同朝相好非一  
日掛冠復求恩及三世一歲間封贈至三四訓



詞皆出公手知公家世之詳叙述委折使自為之亦不過是也矜瘁之歎倍於他人故不敢以

固：解銘曰

誦詩讀古孰非儒雅悠悠千載未見剛者我重彼輕思圖喜方禍福度外乃全吾剛惟公不羣尚友陵賸持志養氣明目張膽天分既高学力尤深回世多變來吾一心進退以義落難合更化始用論思獻納西掖代言訓詞溫淳東宮橫經輔道諄行而不撓人望公輔一疾困之遂隔千古鶴谿之原父祖相從孰有如公一節

始終

改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五

神道碑

四明樓

鑰大防

有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吏部侍郎趙公粹中  
奏乞正太祖東嚮之位上考三代士經之制  
旁引漢魏晉唐之規近取本朝馮公京司馬  
公光范公鎮孫公固中興以來董公奩王公普  
朱公震以下及公之妣父渙奏議參訂其說集  
而成編謂太祖留居太廟第一室永為不祧

之祖 太宗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遇禘饗  
尚奉 太祖居中東嚮尊先与二昭穆旁列以  
侍所尊宴允万世公議久而未正願 陛下  
定廟制上當天心光照祖烈 上極由之会有  
沮其議者公又為闕美一書 尤為著明人以此  
唐之陳京而考論過之 上既謙遜未皇公嘗  
玩其書而歎曰茲可末明吾死不瞑後之君子  
誰能信之 王上遺表猶曰推 藝祖締造之功  
早正東嚮之位念中原沉淪之久無志北伐之  
圖其志可哀也蓋我 宋之興与商周不同契

稷為始封之祖其下皆親盡則毀漢魏祖廟允  
曰太祖而上四親之廟亦親尽則毀禮之正也  
惟唐雖起于高祖而景皇帝始封唐公故以比  
契稷為唐太祖建隆初元立 僖祖 順祖  
翼祖 宣祖四廟如漢魏之祀 太祖造邦之  
主所以列於昭穆者以上有四廟也 仁宗祔  
廟七世已備至 英<sup>宗</sup>既祔祧 僖祖於西夾  
室禮也 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更議請祔  
僖祖以為太廟始祖居第一室於祭居東嚮之  
位故馮公司馬公等引經爭之安石強必固執

至欵以僖祖配天孫公欵救其已甚請以  
僖祖叔居東嚮之注哲宗祔則宣祖而祧  
蔡京在徽宗朝又建九廟之議遂不祧宣  
祖而復奉翼祖于廟高宗中興公之叔父  
以將作監丞对首陳其說時方明宣仁之誣  
謗除元祐之黨籍皆足以快天人之憤故一引  
此議慨然從之擢為御史俾廷臣共議者十  
有七人皆合亦以橫議而止光宗時太常少  
卿丘公室有請及用公之說得旨集議又不果  
主上嗣服將祔孝宗始議祧宣祖而少卿

曾公三復又申此議吏部尚書鄭公僑以下集  
于御史臺凡不以爲尚然而鮮有知其詳者公  
不肖素荷公之知嘗授以全書得以備究始末  
時待罪墮門羣公俾爲之辭既又有旨使定祧  
廟之制再議而益定自熙寧至是一百四年而  
藝祖始居第一室正東嚮之位是自公奪之而  
公之亡已八年不及見矣又十年五方投開四  
明公之子來請曰先公之亡既辱狀其行而墓  
隧之碑未立且先公立朝建明之大者无如廟  
議又蒙爲信其說卒正國家之大典先公死且

不朽今之知此者凡人或願有以詩之泣拜不  
己公而為之流涕敬敬列斯可以冠碑首又序  
而銘之公字井達密州諸城人家世多以文第  
身号東西趙而有丞相清憲公而公則東趙也  
曾祖仲不仕祖大帥累贈右正奉大夫父潛任  
朝散大夫累贈通奉大夫通奉因官東南久寓  
全稽卒葬明之鄞遂占名數明公為慶元府公  
天資絕人書一覽不忘厉志高迈自幼篤孝不  
煩師傳下筆成章詞鋒銳甚通奉文高一時父  
子間自為知己謂此兒必大吾門紹興二十四

年与弟大猷同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南劍州  
順昌縣主簿乞免截鹽免失救經制平州与郡  
武廬詔明豁寨兵請給乞正支官錢以寬民力  
盖初筮己不苟於其職如此三十一年閏陞左  
從政郎監行在雜買務雜買場門雖在筦庫  
論當世事皆天下大計人已屬望以為國器矣  
乾道元年用荐者改右宣教郎調吉州永豐縣  
丞二年丁妣碩人高氏憂四年通奉公下世公  
抱負不凡声望已聳七年甫免喪除太常寺主  
簿公世明礼孝用替其長輪對奏乞办雪岳少

保飛之寃錄功定謚優卹其家以激厲將士又  
乞募人耕江淮荆襄荒田不稅不役家出一兵  
如四川羨士進恢復机密十論俾逆帥拓中原  
之人用竒以持燕山又進制狄權鑑取書傳制  
狄之說叅考歷代事迺摠歸條例為十六門四  
十卷又富彊要策十卷專論屯田頻年雖嘗留  
意而未及前代者其說有三利害未盡爵賞未  
重委任未專三書既進送給舍看詳咸云李昉  
淵源議論詳釋八年冬遷太府寺丞再對極論  
文具之弊願課詔大臣崇尚實用明年春除秘

書即翼日兼权起居舍人閏月暫權給事中自  
後凡三抃此職論事无所回挺建康將佐以獲  
盜轉官承旨司主之公謂軍律不脩部曲初資  
曾无責野夾以捕獲推賞何以示警权臣館客  
奪官已久直赴殿試除俸臨安公謂其无一日  
考第加此則其類進矣耶律适哩乞其子圖職  
又二子為額外統領乞獲罷使遠人法朝廷之  
尊不敢妄有僥覬劉先祖濫以迹功求厚賞終  
其不應格者王以駁之又論給與府舍稽和買  
太重欲除下户之弊莫若以田畝均科仍下兩

省集議亦不拘臣之說。上曰：如此則利害鮮盡。又奏：選將於行伍中有才武智略者，許自相推擇，更加考察。上曰：試如卿意，已試而顯者，多軟熟不足用。對曰：彼惟保守富貴，不思報國，自下拔擢人始奮勵。上以公誠寔，振職每加激獎，不可屢書。大將真俸從臣，召命亦行。繳奏上尤歎其正直，且曰：卿不沽激，不求名，封駁皆當正欲。如此，朕見卿有節槩，是以用卿。公奏：臣孤立惟陛下至明，足以容臣。愚直後者誰持？紀綱封駁多則可見，公朝臣屢揖瑣闕，无非務

發明公道。陛下提攬於上，宰執圖回於中，臣輩扶持於下。如此一心，皆能守法，則僥倖路塞，小人道消矣。但以不避仇怨，恐遭中傷。上曰：朕自照之，無慮也。五月遷起居郎，冬兼太子左諭德。嘗奏講求渡江以來用度，酌至定制，以賦入之數七為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命江東漕臣反此稔歲，余米分貯諸倉，郊祀先雪後霽，願益加兢業以答上天之眷。州郡或獻羨餘，請更加覈寔以代下戶之輸。除杖吏部侍郎，暫杖刑部侍郎。淳熙元年虜遣泛使梁甫蒲

察守中來二月借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充接  
送伴使待之以誠折之以理因論和好公曰煬  
王敗盟送死為千古笑肅等唯：且言其主遣  
使正欲再堅和好不肯奉兵先奉則曲直有歸  
公曰 皇帝待天下以仁尤以南北生靈為念  
豈有容易言兵被此從順自然和好堅固肅等  
相雇云如此則濟矣以南審閔叔見待略无迹  
忌是此盡布腹心不敢有隱事訖備奏 上大  
悅曰卿可謂專對之才矣二年九月除吏部侍  
郎公久忒天官尽公革弊不遺餘力乞將堂除

呈試方許參選免試恩例並不許用曾經堂除  
人及旧許歷在部者請依次注授以均寒素印  
待才能利廣福建到任賞格輕重不苛宜加裁  
抑以革冗濫選人有力者初任或併取京狀有  
妨平進公請次任方許薦舉改官條例鈐試之  
禁甚密嘗奏自入銓曾不敢苟簡惟恐有負委  
任之意近懲數吏為之肅然 上曰公生明卿  
既无私澄汰多矣公休愛惜名器而持心道厚  
士夫受賜者中有蜀士數人當改秩而吏以微



文沮格累歲公立為申改有恩科得官而復衰  
病來赴銓量公慰藉周至或問之公曰一官始  
以慰其蹉跎待次尚數年何忍沮之此者感歎  
此皆本職大槩若論思之際知死不言堂奏承  
平日久士風不振凡取人材當以氣節為先論  
軍政則乞遴選大將郡守申嚴藝祖階級之  
法使分守益明一日又論曰有一情訪諳悉水  
利之人則震澤百瀆以除壅塞二歸正添差猥  
多難以贍養宜分給田廬以為兩淮殿最三文  
武官欲換授乃並試文藝四罷大季混雜令万

州子解試內取貢敷奏詳蔚上曰以鄉人材  
唯得前後更無一人說卿嘗論王安石及雋父  
子姦邪當罷從祀畫像又乞崇獎直言謂人主  
能來天下之言則下情通下情通則君子有所  
恃小人有所畏近日褒贈魏樞之蔣詢鄭鑑足  
以風動天下監司郡守治狀顯著宜候任滿召  
還或今因任過失苟非已甚且令鑄降以責後  
效庶無數易之患宰執侍從歲奉進師一人堂  
察奏聞且與邊方差遣以儲將帥之才又論唐  
取武士以八科不試孫吳之書欲做其制止以

步射步弩步鎗步刀四事招兵号武士科中者  
与免丁役如齊之內政唐之府兵農隙教閱以  
次犒賞擇其出衆者為之長又諸條具積次錢  
物有名無實之數因行慶典咸賜蠲除尋遇  
高宗過南內宴當坐立此奏兩宮改甚就宴  
降旨施行公前後四求外補上眷曲留求之愈  
力三年始得請十二月御批又典銓曹勞績日  
著除敷文閣待制知池州時孝宗方以職  
名為重非有功不除公以簡眷之深首得之四  
年二月赴鎮臨政勤敏寬猛相濟布宣德意詢

訪利病以簡靜不擾為本兩賞罰必行吏畏民  
愛姦盜為之屏迹理財節用久而克溢既補積  
逋又代貧民之稅決訟如流吏不得与秋稅受  
輸多取於民公深疾之至是使輸者自聚事既  
徹聞有旨行之諸路增葺學校親較諸生課程  
時加餽遺以勉之嘗謂權禁太嚴愚民抵冒者  
衆嘗獲私茶其數甚多但藉其物而薄其罪官  
醞價廉味醇私酤不禁而自戢有邑令侵漁官  
帑止令脩償其人慙念引妄公曰銅人聖世不  
忍為也大軍分屯下車又聞以年三百万犒之

軍士次服營壘取水回遠為創大池以便洗者  
百廢具池民安之五年冬詔郡政脩奉實惠  
及民陞尤圈閣待制民為立生祠六年春移知  
湖州稅留者繫道不絕在池陽與監司互乞回  
避會有言者到任三日而罷凡四任提舉江州  
太平與國宮初逆卒征青私啓遞筒實以匿名  
盡至徹宸听獄成具奏公因言事關邊徼此而  
不懲恐有甚於此者上深以為然遂處極典八  
年臺評以為疑公坐鑄職十三年高宗八十  
之慶盡復旧職十四年屬疾浸劇自言危運方

迫必不可為却藥不進求致其事四月甲戌薨  
于寓舍公自持橐之後年勞賞格不用者二十  
餘年故官正承議郎爵高密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戶遺奏閭特贈四官其家二人娶錢氏朝  
議大夫億年之女封碩人先公一年卒子四人  
長幼止次端承事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次端  
承奉郎浚公十五年卒次遵修職郎新吉州永  
豐縣主簿女三長適迪功郎前温州司法參軍  
辛酉次適修職郎監嘉興府游浦鎮稅曹晏次  
適承亨郎知滁州清流縣魏峴孫男七繁榮柴

染車阜棠女二尚幼碩人葵縣之陽堂鄉同與  
之原通奉墓側六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為  
公事親尺孝居喪哀禮俱至先以通奉遺澤遜  
占長兄之子靖次兄以疾廢又元後公經紀其  
家取從子竦為之嗣先以世賞及之崇篤外家  
養從母終身事乳母尤謹親故有以緩急告者  
力周之孤忠亮直無所附離名公前輩多知己  
者不緣介紹自結主知器業蚤就年凡五十始  
有朝績乾道末年一歲几于九遷八從出藩濬  
簡深厚人謂材用而遽退間居鄞十年矣然不

以得喪芥蒂与太師史公丞相魏公尚書任公  
為真率之集僑居褶坊僅芘風雨自号曰梅堂  
号燕坐曰意足曰樂靜聚書万卷手不停披持  
身玉潔表裏无異望之僣然即之甚和无貴賤  
疏戚均為尽礼愈貴愈諫儉素不啻寒士杜門  
寂、郡邑几于相忘凝塵滿席处之淡如服目  
帽巾簫散猝遇之不知其為甘泉旧德也字有  
楷法束量積賢出入率更公礼之間尺牘為人  
藏去告身書名端重鈞正見者敬之季有原本  
文有体要表章雅健追配前人尤喜論法道古

今實童兒不該貫論事對切通暢能動人主之  
听詩律酷似唐人杜詩韓筆深造精詣刘白之  
作誦習无遺不為艱深去澁之言矯激崖異之  
行貌若介而有容交虽淡而能久位既通顯專  
以荐士為己任片善必欲之達所与至  
皆知名之彦有至公輔者文集十卷奏議二卷  
梅堂雜誌五卷史評五卷及兩諍諸書藏于家  
晚犹取歷朝實錄纂提綱目當世之志未衰也  
遺令諸子友悌守家法治葬以時親戚之貧者  
廩給之或請億曰吾素不欺死事於此嗚呼公

之所存可知也矣銘曰  
藝祖造邦功冠万世廟立四親如漢如魏廟曰  
太祖尊無二上室居第一衿則東鄉昔在五  
朝四親未祀開基之主列穆与昭犹虛東鄉以  
俟後世既祀而復熙寧橫議羣公爭論百有餘  
年惟公全粹集其大全神光吳唐封始於虎踞  
京抗論為唐太祖公之為力倍過於京惜議之  
行不見其成孝宗聖明惟賢是東回公安在  
何見之晚乾道末年几于九遷入從出藩声望  
焯然建明非一廟議為大自公祭之礼正昭代

惟茲大端足以不朽在天之灵其昌厥後我作  
斯銘不顯幽光羨豐碑以資其藏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六

四明樓

鑰大防

端明殿李士致仕贈資政殿李士黃  
公墓誌銘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徙梓之安秦  
六世祖曰文友者宝元康定間斁粟賑梓劔閣  
三州飢民所活万計朝廷特官之文友生阜  
生發生梗是為公祖壻何氏始籍隆慶之普  
成考安中居縣東郊宦公齒長恐亡所見聞悉

惟茲大端足以不朽在天之灵其昌厥後我作  
斯銘不顯幽光羨之豐碑以資其藏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五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六

四明樓

鑰大防

端明殿李士致仕贈資政殿李士黃  
公墓誌銘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徙梓之安秦  
六世祖曰文友者宝元康定間祭粟賑梓劔閣  
三州飢民所活万計朝廷特官之文友生阜  
生發生梗是為公祖壻何氏始籍隆慶之普  
成考安中居縣東郊廬公齒長恐亡所見聞悉

指州產居邑中不治他事篤於教子母鄭氏繩  
之加履公未冠刻勵激昂登乾道五年進士弟  
調閬州新蔡尉未赴罹外恨邑子從授業公語  
以經業又為之講解其後李益詣悉焚其橐服  
闕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上古  
今默而精思弋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瓦墮然于  
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詞明暢動中律度始  
時人傳其詩不知其季已成非復前日文叔矣  
總領趙公、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游賴其束  
脩葬父祖及其諸父兩世九喪已奉太夫人

游青城兄為諸山率賦詩以寄意其純孝幽尚  
有古風于世浩如也後總領李公繫復招以徃  
時迹民若和采實不得一年吏且替輸旁午漢  
中尤以為病公作漢中行以諷與李公意合力  
奏罷之民大悅公又作罷采行五、歌之公將  
之官經紀其昆弟親族之家而後行考滿用奉  
王闕陞為興元府錄事參軍能以情求獄脫冤  
死伸免告甚希終不訊一因用奉主由改秩制  
帥甯公正薦五士公為之首召對論蜀兵民大  
計曰蜀中民負兵困極矣臣思其故有二恨一



關外四州迹于敵境勢便地饒兵火之餘田菜  
多荒不用屯田積穀之策乃秘民以募兵歲月  
既探兵民俱困此一恨也邊民仰給外府采運  
率精涖江若稍分邊屯使就食諸郡外討費有  
今千里漕粟固因為利凡以三石而致一石名  
為募兵十萬實募三十萬人兵困民窮職此之  
由此二恨也今屯田積穀勢已難行分兵就糧  
事犹可及 孝宗下其說率不果行次論常平  
賑濟其略曰古人救荒良法不過常平義倉見  
今官司豈无橋積以一州言之則少以一路計

之則多水旱之災決不常有不幸而有決不同  
時苟甲乙相推遞相賑救則豐凶迭用可以无  
窮以此救荒似為良策又論關外義士人材壯  
勁緩急可使徃年師出秦州鼓譟先登官軍坐  
視不救遂皆陷沒自今苟遇調發宜令主將有  
作一軍專攻守之訟任成敗之責明日除國子  
錄未几太夫人不幸宰相以闕官進擬 孝宗  
怪問黃裳何在因奏其故特賜錢七十万甫除  
喪而促召既至 太子已登極公謂守成之主  
要在恢張志度為先因論大利害凡数千言大

略以為古人論創業守成中興謂之三難今  
陛下雖當守成之時而實任中興之責守成之  
道必有能為陛下言之者若夫中興規模則  
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  
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聽吏  
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因  
論都建康有五利天下大勢終在建康又言方  
今官雖具而職實不修一當立品戍以課其功  
二當計資考以久其任既建都邑課官吏根本  
固矣則又據要地立名城環大兵以守之分大

臣以鎮之今吳蜀綿亘万里雖号为重鎮宿師  
之地受兵之處率三年一易僅同列郡所謂因  
之藩籬門戶者固當若是即陛下即位之始  
所與共濟中興者宰相也陛下主其謀宰相  
任其費用之則勿疑之則勿用苟輕用之于  
始必輕棄之于終別奏國方有大讎大利大害  
大憂而為人臣子乃狃于无事忽然忘之此風  
之成已非一日其要在陛下篤于躬行以感  
愧之而已矣又上奏曰今日之最弊兵多而食  
少一也吏多而官少二也變而通之惟南省兵

省吏臣以為守備不闕則戰兵可省竊謂以邊  
部守宜悉除用武臣付以民兵責以軍政元可  
則耕有子則守如此則藩籬固而邊備實省兵  
之說始可言矣以民兵守雖多而無養兵之費  
以官軍戰雖少而有可用之實官軍之食可以  
少增吾民之賦可以漸減豈非至計乎若夫省  
官之說則尚以理論之縱有怨咨寧免曲直夫  
實邊備則可以省兵執事理則可以省吏使即  
日行之其狃于將在十年之後苟又不然兵日  
以乘吏日以多他時惟欲逃愍于目前嫁禍于

後日不可得矣公在憂中益熟觀天下大勢至  
望對其言條達明切上大異之於是始被簡  
記除太孳博士不數月故秘書郎又旬日親擢  
公為嘉王府翊善曰黃裳善論事必能開益  
皇子公感主知遂以輔導為己任前後凡五年  
規切諷諫之語无虛日前朝号为能直言如姚  
坦輩皆所不及後來諸矣講貫切劇亦皆自公  
斧之公講春秋初及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  
帝也王不能号令諸侯則王不足以為王帝不  
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以為帝今之郡鎮即古

之諸侯也周之王惟其不能号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也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連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兵与民分任。吾民者二百州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中與以來三丞相授苟推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上曰何謂九都統公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乱今大正年既過之而國家九月統之設豈容不知然則豈可不汲汲于李乎公性真率而語疏達上大感悟恨得公晚及講郟伯克段于郟公曰

段驕而有通郟伯乃以兵取勝使太王如郟伯之有段宜如何處之上思良久公曰大王獨不見孟子載舜之事乎象舜弟也舜封之有庠不及以政凡親之道但當富貴之不可使之預政事此舜与郟伯之得失也。上曰善公因事啓發大率類此他日有東宮舊人除帶御器械詣王府謁謝。上接之重輕中節左右咸驚退以告公。翌日講左氏礼有等衰因問。上曰昨日聞大王待某人正得等衰之說有之乎。上曰有之人不可無李前日臨

事冒中即有區處如有人在心腹間高度也公大喜曰大王之季正當見之此事今日茅衰之說即是意也公大抵即公事則以公書言季公書則以公事合虽所汎論亦必曰前日公書云、或上所未喻又曰公日公書云、上意益嚮因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正徃曰天文曰地理曰三伯季術曰九流季術曰帝王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各述其大旨陳之可謂該尽而宏遠矣公每曰為季之道要當体之于身本之于心大王宜以心為度師于王

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為也凡上所行有一善必誘植称贊俾日進不已否則尽言无所諱上謂人曰黃相善言語亦难堪惟我則能受之每至喪敗危亡之事无不為上精言之上必傾听上嘗侍宴宮中從容誦酒誥語太上喜曰翊善之功也一日輪对功太上曰陛下有五美三戒何謂五美曰仁曰誠曰明曰公曰断公各指事如此如此曰此陛下之五美也何謂三戒曰立規模崇儉德受忠信時太上意主安靜之說因循寢怠而用度賜

予过多忠艱之士相踵去国故以諷焉後舍  
接伴虜使因通兩國名諱而高宗猶稱帝名  
公曰高宗祔廟已久乃不稱廟諱前實失之  
安可不改乎令典儀通意虜使難之公曰前乎  
此在二十七朔之內故未皇及今已即吉當在  
傳廟諱往返數四虜化語塞然寸以前例不果  
從公還奏曰臣以理詰之其辭已順可問國體  
泛遣使人當力議改正太上納其說紹熙二  
年二月雷雪交作公負封事其略曰謹按易帝  
出乎震為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防自外來交

之有動乎情慈之象是以至人于六十四卦之  
中凡涉震体者取養尤戾在復則曰雷在地中  
先王以至日閉閤啟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澤  
中有雷君子以嚮悔入宴息啟其居之安也在  
頤則曰山下有雷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啟其  
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却聲撓之居之安  
夜不可以慈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  
之夫人主起居動息人豈不知而天則知之變  
異之來豈容掩覆震之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  
懼脩省脩省云者謂省己之私也豈特政之謂

哉公疏特切深皆人所難言者時求言之詔及館職卽省而不及公不果上四月擢起居舍人未几瘡發于背告滿百日甫至卽直前奏事曰唐太宗最重魏証一旦至欲殺之凡人主私心非必如好色好貨之類然後謂之私也事苟不出于公而批以已見皆私也私心既生則以諫者為病必求有以勝之勝心既生則以諫者為仇必求有以遂之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三物者為之蔽虽以太宗之于證猶不免况其他乎 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之臣不

得其職而去者凡七八輩陛下亦知三蔽之所以然乎且如陛下之待一人本不甚厚徒以臺諫攻之愈甚故陛下庇之愈力陛下之本心亦忽不自知其如此也望陛下靜察吾心勿使有秋毫之私此心既公无所偏係則聞臺諫之言必從何由以勝心臨之待臺諫之情必厚何由以忿心加之乎公久侍 王邸一再遷官兼翊善如故見上為李日益因誕日作渾天儀輿地圖以獻皆以木為之因為歌詩勉上進李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及念祖宗

郡國大半陷為賊區乃王心所宜感情憤者現  
公之志凡可以動悟王意者无不為也居數  
日除中書舍人制詞坦明人多傳誦公既擢禁  
從念國家日忘武備勢浸削弱復勸太上一以  
右武為事曰壽皇在位三十年待遇武臣拊  
循士卒恩意深厚三軍之士至今盡者无不感  
激恨天下无事不得效死以報君父願陛下  
勿替此意又請擢撥鄂渚兵一二万人分屯襄  
漢張形勢以備敵公心之素所存者然也天下  
方恬于宴安公策亡所施用都人比歲日夜望

車駕之出譁言紛紛公奏疏極論自今宜五日  
一朝以解中外之謗一疏之中凡六七致意焉  
尋除給事中仲同知貢舉未几除侍講公在瑣園  
甫一月封駁之草无慮數十上貴戚官寺一限  
以法最後措待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翌日遷  
公兵部侍郎公不受命堅乞去久之王即奏  
乞留公遂除顯謨閣待制專為翊善公始就職  
未几瘡復作轉去不汗病稍差又上封  
事請車駕即日过兩宮言極若尋復除公  
侍講引对便坐又為太上力言父子天性



陛下于重華不應有他疑 太上徐勞公曰  
近見嘉王季問殊進應對議論益非前日比  
皆御力也公曰臣教止此朱熹四十年季問  
陛下宜收召使備僚屬且言王初就傅蜀士  
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復充季官以廣王  
之聞見 太上悉嘉納時 太上久不過宮中  
外莫喻其故侍從同班抗論不已 孝宗不豫  
中外憂危事勢益急輔臣交口諫不听公復抗  
声切諫至号泣随之宮門閉掩涕而出公自是  
瘡復作連章請外又請歸田里書再上不报即

稜疾闕外待命兼旬間 孝宗遺詔坐入臨瘡  
遂大作 上即位公病不能朝再除給事中  
上語輔臣此黃裳旧官宜改擬他職明日以权  
礼部尚本進 上曰独不可真高出乎且令兼  
侍讀 上意即欲大用数问公疾如何公力疾  
入謝出一奏諄、数千言脩極忠愛大畧 謂  
出傳所載前方人君如堯舜禹湯文武寿皆百  
餘岁在仁之日多至五六十而其所為之不  
自少至老只如一日至于後世之主享国之日  
率多不久其間 如漢武帝梁武帝唐明皇此三

君者得年稍高在位稍久而其平生所為是非  
美惡亦出兩人治亂安危百全相交此非他故  
由其持心之一與不一也持心一則始終如一  
否則有始而克終 陛下今日政如涉大川行  
万里固未知登岸稅駕之期臣請季季已行之  
可論之且 陛下新即大位初臨万几虚心忘  
我委任大臣政出中出万可坐理此正得人君  
好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為今日則 陛下雖  
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 陛下應酬日  
熟聰明日新亦欲出意作為躬親所斷左右迎

合之徒竊窺圣意因而獻說謂 陛下委任大  
臣意非不善然可皆決于外庭不歸于人主  
日積月累恐成亂階 陛下聞之能不介然于  
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矣若不  
委任大臣必須借助左右小人得志何所不為  
陰竊主权潛移上意引用邪黨殘害忠良其間  
禍患何所不至乎臣之所憂者此也 陛下深  
鑒近弊獎用臺諫每有彈劾无不聽從善惡區  
分綱紀振立此正得 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  
得入常為今日則 陛下終身守之可也然臣

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聞聖听或斥小人之  
过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  
陛下欲親之而不可所言滋多不能免厭心  
既生不能免怒左右迎合之徒竊窺圣意因而  
獻說謂陛下獎用臺諫本以革弊然臺諫得  
志遂使八主不能自由陛下聞之能不怫然  
于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亦不能以今日矣  
夫朝廷所待以分別善惡使君子小人不相侵  
亂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不復听用  
則為臺諫者咋舌閉口无所論列君子日退小

人日進而天下乱矣臣之所憂者此也此二可  
者朝政之大者也若自其切于陛下之身者  
言之又有大者焉因條奉曰陛下篤于孝愛  
如是勤于孝問如是簿于嗜好如是然臣尔恐  
陛下自不能保其堂如今日也又曰天下之可  
不可勝言也人君之憂不可勝計也姑自臣所  
言數可思之其可憂者已如此其象而臣安得  
不以為憂乎昔唐太宗老于世故在位日久魏  
證猶以十漸戒之一謂其漸不寡歎二謂其漸  
不愛民三謂其漸不利物四謂其漸疎君子五

謂其漸貴 委物六謂其漸疑 大臣七謂其漸好  
畋獵八謂其漸輕 臣下九謂其漸倦 朝政十謂  
其漸忽 水旱使證生于今時 其所以為 陛下  
憂者又由為何夫心者動物易縱難收 又主之  
心又與常人不同 溺于富貴放于安逸 朝善暮  
惡固不可持 陛下欲求所以持心之說 臣請  
終言之 自古及今 有治則有亂 有安則有危 有  
存則有亡 使人主之心常知亂知危知亡 則又  
豈肯須臾自放于安逸之地 出曰于臨兆民 凜  
乎若朽索之馭六為 又曰慄慄危懼 若將墮于

深渊 又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 此聖人持心之  
法也 世豈有馭六馬臨深渊 蹈虎尾而安危存  
亡之念不闕于心者乎 凡百末皆主此意 公絕  
筆之作也 明日 上復召公移坐 與語從容 良  
久 後數日 有旨 克明堂 禮頓使公疾寢羸 不復  
可出時 獨語曰 五年之功 元使一日 坏之度  
吾必不可為矣 後之君子 必有能任其責者 蓋  
憂之深也 公連三歲病瘡 至是以積憂故瘡 雖  
損而他疾乘之 九月二十四日卒 不起 方疾亟  
命子弟秉筆 口占遺表 大抵不異前奏意 曰

陛下好為之。上大驚，詔傷悼，即日批出除公  
端明殿學士，致仕。他恩禮悉依執政。朝廷上下  
聞公死，皆拱手相弔，以為國之不幸也。丞相為  
上言：至泣下，不能已。遂贈公資政殿學士，所以  
贈卹之，加厚。公寬簡樂易，不為拘，平時于利  
害是非，皆不介意。至忠義所激，奮然忘身。每論  
事，人主前，其氣平，其辭切。其可核其理，人但  
見其笑于造次，若天札之自然，不知其燕居深  
念慮之精，而見之切也。為人喜思慮，樂辛勤，而  
對客輒怏然言笑。終日飲酒，元筭其為。李恥一

物之不知，苟一家言，無不与之。父而究其說，推  
其獎善，樹孤恤貧，蓋出天性。外內僅出一十考  
積官，至朝請郎。公娶蘇氏，繼王氏。王氏既喪，又  
連失二孤，每語人曰：富貴真博禍之具也。既病，  
客視公，嘻笑曰：濮其愛田間，與耕，失為伍。此  
時稻芋，蒼然巨飢，慕羹山中之樂，真无央也。儻  
得之骸骨以歸，足矣。嗚呼！公之立朝，務始大節，  
如此朝野望公，即預大政，而天遽奪之，壽止四  
十有九。惜哉！皇考贈承議郎，母妻皆贈碩人。一  
子瑾，承務郎。女二人，許適進士何鏗，前進士何

伯巽公與公同在後省年餘相與甚厚抵掌談  
世故言議多合各誦所聞終日不倦地相去萬  
里而肝膽相照傾倒死不尽嘗笑謂公曰前後  
得制詞數篇皆出君手思有以報未能也尚思  
言之左史劉公先祖狀公之行瑾以請銘于公  
因得誦公遺文高處殆不可及平處亦自有  
一種風氣主論可之出明白洞達天人而能知  
之若其剴切精忠憂深而思遠接卷三歎使人  
三身而不自已也惟左史之作文實可敬敬俾  
載于石而系之以銘曰

井絡之區為東西川鍾秀在人名士出焉有卿  
有雲有武有淵三蘇譜范鍾登英躋巖：劔門  
山險地偏勢連閬隴秀氣弗宣涉歷千載扶輿  
蜿蜒萬山之中乃生斯賢英特椎迈高視八埏  
輔以孝力窮探本原移孝為忠立朝卓然大放  
厥辭疊：百篇惟我慈皇識之最先俾侍  
嗣聖設職惟專官維屢進職終不遷公能尽忠  
左右累年引經據古指可陳前義所當為執之  
弥堅死生禍福咸委于天神合氣合奉以周旋  
夾日以飛入侍細旃將降大任忽焉登仙上

心震悼恩賁九泉炳々八圖今真經筵殄瘁之  
悲心析涕漣鳴呼余嘗評之先見如呂中丞勇  
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蓋司馬公自以為  
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鳴呼尚何言哉  
必知公之深者然後以余為知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六

